

三伴記

[1394] 這些回憶，是由真福方濟的三位元同伴所寫，記錄了他在世俗時的生活和操行，非凡而完美的回頭改過，以及他和初期的兄弟們關於修會的起源和基礎的完美回憶。

信件

1. 我們是良兄弟、路斐諾兄弟和安哲祿兄弟，雖然我們不堪當，但在過去的時日我們是榮福父親方濟的同伴，我們致信給因天主的恩寵而做總會長的柯申（**Crescenzo**）兄弟，在基督內您是我們最可敬的父親，在主內，我們向您表示我們的虔敬和尊崇。

由於這屆總會議和您的決定，兄弟們所有關於至榮福的父親方濟的那些奇跡和異事，無論是他們親身經歷的，或是他們能夠找到證實的，都必須報告給您：我們與他一起生活了很久，雖然我們配不上，但我們將依真理的指導，將他眾多的豐功偉績中的一些，我們認為適宜的推薦給您，有些是我們親眼看到，有些是我們由其他有聖德的兄弟們那裡聽到的：特別是斐理伯兄弟——貧窮女士們的視察員；阿爾車的（**Arce**）依路米納道兄弟（**fra Illuminato**）；來自馬瑞壓諾（**Marignano**）的馬賽伍兄弟（**fra Masseo**）；和若望兄弟——他是可敬的父親艾及弟兄弟的同伴，他曾從艾及弟兄弟（**fra Egidio**）本人那裡收集了許多這方面的資訊，他也收集了真福方濟的首位同伴伯納德兄弟（**fra Bernardo**）的聖善記憶。

因為那些奇跡只能彰顯聖德，並不能使人成聖，我們除了陳述那些奇跡，更著重他聖德生活幾個突出的方面，和顯示天主聖意的仁慈意願，我們的目的是為讚

美並光榮至高者天主（參弗一 6，9），和最聖善的父親方濟，也為那些願意追隨他足跡的人們樹立榜樣。

然而這些事情，我們無意以傳記的形式書寫，因為已有人將他的生平和天主借著他所行的奇跡，寫成了傳記。我們的收集，就如同在一片開滿鮮花的草地上收集了一束我們認為最美的花，不隨從歷史進程的敘述，也不贅述在諸多傳記中以優美的言詞所記錄的事情。如果您覺得我們所寫的事蹟可用，您可按您的意願將這些添加到傳記裡。我們確實相信，那些可敬的傳記作者們，假若他們知悉我們所報導的這些事蹟，他們不但不肯將它們遺漏，而且還要以其生花的妙筆，加以美化而傳諸後世。

祝願您在主耶穌基督內永遠安好！在基督內的我們，您摯愛的兒子們，我們謙虛而熱忱地將自身委託於您。

主曆 1246 年 8 月 11 日，由格熱橋寄發。¹

第一章

關於方濟的誕生，

他的虛榮、怪癖、揮霍

以及他對窮人所表達的慷慨和仁愛

[1395] 2. 方濟，祖籍亞西西城，該城位於斯波來叨（Spoleto）山谷。當他出生時，他的父親不在家，他的母親先為他取名為若望（Giovanni）；但當他的

¹這封信也被單獨發表（參見前面 572-577）。

父親由法國歸來之後，給他取名叫方濟。

〔薛二 3〕

[1396] 他天資聰敏，成人後，跟隨父親學習經商，但他卻具有完全不同的風格。方濟更為活潑喜樂，又出手闊綽大方；他酷愛玩耍和唱歌，他和同齡的朋友們日夜在亞西西城內遊蕩，他極其慷慨，*將自己所有或能賺到的一切*(參多一 3，拉丁通俗本)，都揮霍在吃喝和其它事情上。因此，他的父母曾責怪他為自己和他人的過度消費，不像是他們的兒子，而像是一位親王的兒子。但因他們富有，而又深愛兒子，從不願使他傷心難過，就縱容他為所欲為。他的母親聽到鄰人們談論她年輕的兒子揮霍時，她回答說：“你們怎麼說我的兒子？因了天主的恩寵，他會一直是天主的兒子！”

〔薛二 3〕

至於方濟，他曾經不僅在吃喝玩樂上揮霍浪費金錢，在穿著上的奢華程度也早已超越了他的社會地位。他只穿上好面料的衣服，有時因虛榮心作祟，他不惜在最為奢華昂貴的衣服上縫上粗糙的布塊。

〔薛一 2；文大 1，1；柏 3〕

3. 然而，由於天生的秉性，他的言談舉止彬彬有禮。他遵循自信念而來的承諾，不對任何人口出粗言和講污言穢語。相反，儘管他是一個才華橫溢而又放蕩不羈的青年，他定志絕不回應那些發表下流言論的人。如此，他的名聲幾乎傳遍了整個地區，認識他的人們，四處奔走講說他將有巨大作為。

[1397] 這些本性的美德如同階梯一樣，使他得到站在更高處的恩寵，他可以這樣對自己說：“既然，你對那些除了短暫和空洞的同情之外什麼也得不到的人懷

慨有禮，那麼，為了天主的正義，你應該對窮人更加慷慨有禮，因為天主的回報是如此豐富”。自那日起，他自願關懷窮人，且分施給他們大量的救濟金；事實上，儘管他是一位商人，他卻有一個浪費世俗財富的弱點²。

〔文大 1,1〕

一天，當他在商店裡一心要銷售布匹時，有一個窮人來到他跟前，並以天主的聖愛，向他懇求賑濟；他那時完全專注於賺錢的貪欲和售賣布匹，而拒絕給那個人任何施捨。但他馬上就被天主的恩寵所光照，他責備自己那種非常粗魯的行為，說道：“假若那個窮人因了一位偉大的伯爵或男爵的名向你請求一些東西，你一定會給予他所要的一切。因此，對這個最大的理由，他因了 *萬王之王和萬眾之主的名*（參默十七 14）向你請求，你更應該給予他所請求的一切”。

因為這件事，自那時起，他便下定決心，絕不拒絕任何一個以偉大上主的名號向他求助的人。

〔薛一 17；文大 1，1；柏 4；薛二 5〕

第二章

關於方濟被囚于柏路佳，和當他願意作騎士時的兩個神視

[1398] 4. 在柏路佳和亞西西兩城的戰爭期間，方濟和許多同城人被俘，囚禁于柏路佳的監獄。因他有著紳士般的舉止，他們將他與騎士們關在一起。

²從歷史上看，商人方濟通過採用貴族的宮廷生活方式來提高自己的地位的這種願望是可信的，因為他的社會階層是典型的。

一次，當被監禁的同伴們感到悲觀，並喪失信心的時候，本性活躍而開朗的方濟，卻看不出絲毫的悲傷，而是很高興。同伴中一位還說他是一個瘋子，因他在監獄中，仍然保持著歡樂。方濟用堅定的聲音回答：“你們想我怎麼樣呢？你們要知道，我將在整個世界受到人們的崇敬！”獄中的一位騎士因得罪了另一位而被所有人孤立；唯有方濟繼續作他的朋友，並勸告大家也這樣做。一年以後，柏路佳與亞西西之間的戰爭和平結束了，方濟便與獄中的同伴們一起返回到亞西西。

〔薛二 4〕

[1399] 5. 又過了幾年，一位亞西西城的貴族，希望獲得財富和榮譽，他做著軍事準備為前往普裡亞（**Puglia**）。方濟一聽到這事，便被與他同去的願望所俘獲。如此，便可經由詹替賴³（**Gentile**）伯爵使自己成為騎士，他預備了盡可能更為昂貴的裝備，因為，即使他沒有那位貴族同鄉那麼富足，但方濟在花費方面比他更奢侈。一天晚上，當他徹底被這計畫所吸引，並渴望立刻出發時，夜間受到了上主的眷顧，天主知曉他對榮譽的貪戀，便經神視高舉他到榮耀的頂峰來爭取他。在那個夜晚，正當方濟熟睡時，一個人顯現給他，並呼喚著他的名字（參創四 17），領他進入到一位非常漂亮新娘的華麗宮殿，裡面裝滿各種盔甲和武器，也就是為了彰顯騎士榮譽的閃亮盾牌和戰場上的各種裝備。方濟一邊驚訝地默默自問，這一切有什麼意義，一邊問那個人這些閃亮的武器和宏偉壯觀的宮殿是誰的。那人回答他，這些都屬於他（方濟）和他的騎士們。

方濟醒來後，心情愉快地起了床；他完全依從世俗的想法（因為當時他還未曾品嚐到天主啟示的滋味）認為自己將成為一位偉大的王公大臣。他以為這個神視是

³僅在此處明確指出姓名：可參考《隱名柏路佳》5 和相關的注釋：FF 1491。

一個非常幸運的預兆。於是他決定前往普裡亞（**Puglia**），為由那位伯爵而使自己成為騎士。他比平時更加喜形於色，以致使人們深感詫異，並詢問他為什麼這麼開心。他回答道：“我知道，我將成為一位偉大的王子”。

〔薛一 5；薛二 6；文大 1，3；柏 5〕

[1400] 6. 方濟在得到神視的前一天，他曾表達了心靈的喜悅與豪爽的氣概，於是我們可以相信他那個獨特的行為，是得到神視的最主要原因。事實上他將自己全身所有精美昂貴的軍裝送給了一位貧窮的騎士。

〔薛二 5；文大 1,2〕

[1401] 因此，方濟起身向著普裡亞（**Puglia**）方向前進，但當他剛到達斯波來叨（**Spoleto**），就感覺身體有些不適。然而，他對此次的旅程有點擔憂，當他正在休息，在半夢半醒時，他聽到有人問他想要去什麼地方。方濟的向他說明了自己的全部計畫。而那位又問：“誰對你更有用？是主人，或是僕人？”他回答說：“是主人！”那人又問：“因此，你為什麼要離棄主人而投奔僕人；你為什麼要遠離王子而投靠臣民呢？”

於是方濟問道：“主，你願意我做什麼？”那聲音說：“你回到你的家鄉，必有人將告訴你做什麼（參宗九 6）；因為向你顯現的神視會解釋出完全不同的意義。”

他醒來後，在內心反復思索著這個意想不到的事，正如第一個神視將他完全投射到他自己之外一樣，這個新的神視將他全部聚焦在他自己的內心。他驚奇地深思著收到的資訊的衝擊，以致那個夜晚他不能入睡。

天剛發亮，方濟便即刻動身返回亞西西，他快樂而又充滿狂喜。他那時在等待給他神視的上主，以祂的建議引導著他走救恩的道路，來揭示祂的旨意。因為方濟

內心的改變，他再也不想去普裡亞（Puglia），而僅渴望自己能夠符合天主的聖意。

〔薛一 7；薛二 6；文大 1,3；柏 6〕

第三章

上主如何首次以甘美探訪了方濟的心；憑這一點，方濟開始在輕視自我和各種虛榮、祈禱、施行哀矜和熱愛貧窮方面取得進步

[1402] 7. 方濟返回到了亞西西，數日之後，他的朋友們推選他為他們的狂歡之王，因為他依自己的喜好，預備了他們晚間的一切費用。他準備了奢華的晚宴，如同之前很多次那樣。宴席結束後，他們由餐館出來。他的朋友們一起在前面領路，唱著歌曲游走於城內；而他（方濟），則手握棍子（當作狂歡之王的權杖），在一段距離後面尾隨他們，但他沒有歌唱，而只專注於沉思⁴。

〔薛二 7〕

忽然，上主來探訪他，他的心竟被那麼多的甘美充盈，以致使他動彈不得，又講不出話，他完全失掉了所有感官的感覺，他僅能感受到這壓倒一切的甘美（正如他以後所親口吐露的），即使當時人們把他碎屍萬段，他也不會稍動一下。

他的朋友們轉過身時發現他停留在很遠的地方，他們回到他的身邊，吃驚地看見他幾乎變成另一個人（參撒十 6）。他們問他：“你在想什麼美事，致使你都跟

⁴關於這一習俗說明的準確性，可參考（A. Fortini, *Nova Vita di san Francesco*）聖方濟的新生命，亞西西 1959, vol. II, 113-129 頁，《三伴記》是有關年輕方濟宮廷習俗的最詳盡資料。

不上我們？莫非你想結婚？”方濟熱情地回答他們說：“你們說得對。我在想著要娶一位你們從未見過的、最尊貴、最富有、最美麗的新娘”。*他們都譏笑他*（瑪九 24）。不過這個回答不是屬於方濟自己，而是來自天主的啟示。從事實上講，他的新娘就是他想要擁抱的修會生活⁵。貧窮把這種生活變得更為尊貴、富有和美麗。。

〔薛一 7〕

[1403] 8. 自那時刻起，他開始輕賤自己和輕視他以前所愛的種種事物，然而，他輕看世物還不圓滿，因為他還未完全擺脫世俗的虛偽迷惑。

〔薛一 4〕

他正由世俗的喧囂中一點點解脫出來，他試圖將基督耶穌和他用一切的賣價來換取的福音的珍珠掩藏於內心（參瑪十三 46）。於是他時常或幾乎每天都秘密地沉浸於祈禱之中，以躲避妄想者的眼睛。對這一切，神妙甘美時時探訪他的心，迫使他祈禱，甚至當他在廣場或其公共場所的時候都能專注祈禱的。

〔薛二 6；文大 1,4〕

他曾常常施惠於有需要的人們，但自那刻起，他在心裡決定，從不拒絕任何因了天主的聖愛而向他求施捨的窮人，反而，他比往常更加主動而大方地慷慨施與賑濟。當他出門在外時，對任何可憐的人向他乞討，方濟如果可以，就施捨金錢；假若他身無一物時，他會將帽子或皮帶贈送給他們，絕不會讓窮人空手離去。若他連這些都沒有，他便退到一邊，脫下貼身的襯衣，偷偷把它送給窮人，求他為

⁵«Nam ipsa sponsa fuit vera religio quam suscepit»; 參考薛一 7 «Equidem immaculata Dei sponsa est vera religio quam suscepit».>

了天主的聖愛而接受它。此外，他還購買適合教堂使用的器皿，暗中送給那些貧窮的司鐸們。

〔薛二 8；文大 1,6〕

[1404] 9. 當方濟的父親外出，只有他與母親在家時，他同樣會像為全家人準備飲食那樣，將飯桌上堆滿麵包。他的母親問他為什麼要預備這麼多麵包，他回答說是為給窮人施行賑濟（參路十二 33），因為他曾決定要援助因了天主的聖愛而乞討的人們（參路六 30）。愛他超過愛其他子女的他的母親，只從旁留意他的作為，在心內暗表驚奇，任他去做這些事情。

以前，許多次當他的朋友們來邀請他相聚時，他放下剛吃了幾口的食物就立即離開餐桌出去，這使得他的父母很是悲傷。現今他的心僅聚焦在關注窮人或知道方便向誰施與⁶。

[1405] 10. 天主的聖寵已深深地改變了他。雖然方濟還仍然生活在世俗中，但他渴望到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城市，在那裡，好能脫下自己的衣服，而穿上換來的乞丐們的破爛衣服，為了天主的聖愛，他親身體驗乞求施捨。

[1406] 那時，方濟去了羅馬朝聖。在聖伯多祿大殿裡，他注意到人們拿出微薄的獻儀，他對自己說：“若宗徒之長必須受到極光華的榮耀，為什麼人們在聖人軀體安息地大殿內竟拿出如此寒酸的獻儀？”他一腔熱情地，從錢袋中取出滿把的金幣，透過柵欄格投向祭台。金幣發出清脆的叮噠聲，吸引了周圍所有人的注意，

⁶對發生在家中事件的詳細報導，似乎證實了拉烏爾-曼塞利的假設，即《三伴記》是方濟的“亞西西”傳說，它收集了在他同胞中傳播的資料和印象（R. MANSELLI，*“Nos qui cum eo fuimus”: Contributo alla questione francescana*，羅馬 1980,25-30 頁）。這裡表現出慷慨仍然是一種彬彬有禮的慷慨；在前往羅馬之後，一種基督教的憐憫開始佔據上風。實際上三伴記在對方濟進行嫺熟的心理描寫中脫穎而出，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反應了方濟逐步的內在轉變。

他們為方濟的慷慨奉獻大為驚異。

走出大殿，方濟站聖殿的門前，那裡站著許多乞丐在向進出聖殿的人們乞求施捨（參宗三 2）。方濟便將自己的衣服，悄悄地與一個乞丐交換了，他穿著那乞丐的破舊衣服，站在教堂的臺階上，用法語請求施捨。事實上，他並不很精通法語，但他喜歡講。

他脫下乞丐的衣服，換回自己的衣服，然後返回到亞西西，在亞西西他開始祈求上主引導他的腳步（創世紀 24：40）。他不斷祈禱，為了讓上主指導著他的聖召。除了已經開始引導他道路的天主和亞西西的主教，他從未向任何人講過自己的秘密，或向任何人詢問過主意。那時候，事實上沒有人追隨真正的貧窮，就是方濟渴望它勝過一切，並願意在它內生活與死亡的貧窮。

〔薛二 8；文大 1,6〕

第四章

方濟如何在癩病人中戰勝了自己，並在以往視為苦惱的事上，找到了甘美

[1407] 11. 一天，方濟正在向天主熱忱地祈禱時，他得到了一個回復：“方濟，若是你願意明瞭我的心意，你必須輕視並厭惡一切，你曾在世俗中喜愛和希望擁有的一切。當你將開始如此行事時，你以往認為是迷人和甘美的，將成為你無法忍受和苦澀的；以往你感到恐懼和煩惱的，將使你得到巨大的甘美與滿足”。

〔薛二 9〕

因了這些話而喜樂並在主內變得強壯的方濟，一天，騎著馬在亞西西附近的大道上遇到了一個癩病人。由於以往他極憎惡癩病人，因此他在內心劇烈掙扎之後，從馬背上下來，給那位癩病人錢時，口親了那人的手。而他也得到了那癩病人的和平之吻，方濟隨即上馬，並繼續他的行程。自那日起，方濟逐漸開始了克服自我，賴天主的恩寵，直到他在自己身上取得完美的勝利。

[1408] 過了數日，方濟帶了許多金錢，前往癩病人的收容所去；在那裡，他將所有的癩病人聚集在一起，施捨給每一個人，而且親吻了每個人的手。在返回途中，以往使他嫌憎的事，即是以前連看一眼癩病人也不能，更別說是觸摸他們了，而現在真正地轉變成了甘甜悅目的事。以後他講述過以前他對癩病人的反感是如此強烈，除了不能看見他們之外，就連接近他們住的地方都不行。假若無意間路過他們住處的附近，或看見一位癩病人時，即使是請他人分送金錢或物品給他們，他仍然要別過臉，捏住鼻子。但之後仰仗天主的聖寵，他成了癩病人們的同伴與朋友，正如他在遺囑中⁷所寫的，他居住在他們中間，並服侍他們。

〔薛一 17；薛二 9；文大 2，6；1，5-6〕

[1409] 12. 對癩病人的多次探訪，使方濟更加仁慈。他帶著一位他非常喜歡的亞西西的同伴，到僻靜的地方，方濟告訴他，自己找到了一個巨大且昂貴的珍寶。這使青年很是高興，每當方濟邀請時，他便樂意與他一起去。

方濟經常帶他到靠近亞西西的一個山洞。他獨自進入洞內，留下他那位期待擁有珍寶的同伴在洞外。方濟激發了一種非凡的新精神，他在暗中向父祈禱（參瑪六6），除了天主以外，他不願意任何人知道他在山洞內做了什麼事情，他向天主恒

⁷ 遺囑二 1-3；FF110。

心祈禱，求祂指示自己怎樣擁有天上的珍寶。

〔薛一 6；薛二 9；文大 1，4〕

人類的仇敵（=魔鬼）監視著方濟，同時激發他的恐懼和憎惡，努力將他由聖善的道路上拉出來。在亞西西有一位畸形的駝背婦女，魔鬼顯現給天主的人，讓他想起那位婦女，威脅他，假如他不從他的善志中退出，它必要將那婦女的駝背給他。然而，最強健的基督的騎士（參弟後二 3），並不介意惡魔的那些恐嚇，他則虔誠地祈求天主指引他的腳步履行正路（參創廿四 40）。

〔薛二 9〕

他飽受內心無法言喻的痛苦和煩惱的折磨，因為直到他達到他的意圖前，他無法寧靜。那些針鋒相對的思想一個挨一個的接踵而來，它們的糾纏不休使他心煩意亂。然而，他內心燃燒著一團神聖的火焰，他不能掩飾內心突然爆發的熱情。他雖然對已有的嚴重罪過的悔改而心神沮喪，但是那些過往的缺失和現時的誘惑不能再繼續哄騙他，儘管他不能確定自己在將來能不能做到。因而，當他由山洞出來，與朋友相見時，已顯示出他已變成另一個人（參撒十 6）。

〔薛一 6；文大 1，4〕

第五章

方濟轉向首次向他講話的苦像上的耶穌以及自那日直至他去世，基督的苦難如何被刻在心內

[1410] 13. 一天，當方濟以更加熾熱的熱情祈求天主的憐憫時，上主使他明瞭，他不久將知曉應當做什麼事。自那時刻，他喜氣洋溢（參詠一二五 2），致

使他無法在人們面前掩示他的喜悅，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洩露出一點他的秘密。他以隱密而神秘的言語鄭重聲明，自己無意到普裡亞（Puglia）去，但想在自己的家鄉成就一番崇高的大事業。

〔薛一 7；薛二 6；文大 1，3〕

他的同伴們注意到他的完全改變，（如今方濟從精神方面已經遠離了他們，儘管有時身體還與他們在一起），他們與他開著玩笑，重複問這個問題：“方濟，你真的想娶妻結婚嗎？”他則以謎似的言辭回復他們，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過的。

〔薛一 7〕

[1411] 幾天後，當他由聖達彌盎（San Damiano）堂附近經過時，聖神在他心中啟示他進堂祈禱。他進去後，跪在一幅救主被釘於十字架的畫像前，開始熱心地專務祈禱，而苦架上的耶穌像以仁慈和憐憫對他說：“方濟，你沒有看見我的房屋已經快倒塌了嗎？因此，為了我，你去，修復它吧。”方濟又驚恐又戰兢地，回答說：“主啊，我很樂意去做”。但他認為這座聖堂，是太古老了，有馬上倒塌的危險。因了那些話，他洋溢著極大的喜樂和耀射出極大的神光，在他的靈魂內感受到真真實實的是基督的苦像同他講話。

〔薛二 10；薛三 2；文大 2，1〕

他由聖堂出來，便看到此聖堂的司鐸在聖堂旁邊坐著，他由錢袋內取出大量的金錢，奉獻給他，並說道：“神父，我請求你購買些油，為使基督苦像前的燈常燃不熄。為了這個目的，當這些錢將用完時，我將再次奉獻給你為此所需要的一切費用”。

〔薛二 11〕

[1412] 14. 自那時起，他的心是受傷的（參歌四 9），並融化於上主苦難的回憶中。他一直在他的心靈內帶有主耶穌的聖傷（參迦六 17），正如後來，當那些以令人羨慕的方式開始，並證據確鑿地使人知曉的傷痕深印在他的身體上，清晰地顯示出來那樣。

結果是，他更加不斷地克苦肉身：無論他的身體是健康的或是患病的，無不如此，至到它幾乎沒有得到過任何照顧。以致於在他去世的前夕，他懺悔自己得罪了自己身體兄弟。

[1413] 一次，方濟獨自走在荒涼的聖瑪利亞的博俊古拉教堂附近，流著淚並放聲地大哭著（參則二十七 30）。一位熱心敬主的人聽見他的哭聲，猜想他在經受著某種疾病或不愉快的事，在同情驅使下，他走向方濟，問他為什麼痛哭。方濟答說：“我痛哭是為了我主的苦難，為了他的愛而大聲哀哭著走遍全世界不是羞恥的事。”於是，這個人也開始和方濟一起大聲哭泣。

通常，方濟從祈禱中起來時，他的哭泣是那麼痛苦，使他的雙眼充滿了血絲。他追憶主的苦難時更是痛苦，為此他除了痛哭之外，還克制飲食。

〔薛二 11；薛三 3；文大 1，5；柏路佳 78〕

[1414] 15. 當他與世俗人同桌吃飯時，人們提供給他合他口味的食物，他僅嘗嘗而已，還找些藉口，為了使人意識不到他在克制飲食。當他與兄弟們一起吃飯時，他經常撒灰土在食物上，為隱藏他的節制，說道：“灰土姐妹是貞潔的！”

另有一次，當他坐于餐桌旁時，一位兄弟注意到榮福童貞聖母是那樣的貧窮，用餐時，她卻沒有食物給她的兒子。天主的人一聽這些話，就懷著極大的悲痛，歎

息著離開了餐桌，坐在光禿禿的地面上吃了他的麵包。

許多次當他坐下用餐時，粗茶淡飯剛剛入口，他便中止飲食，而完全專注於默想天上的事情，由內心深處發出深深的歎息。那些停頓，他不願意被別人的談話所打斷，所以他向兄弟們說，當他們聽到他這樣歎息時，請他們讚頌天主，並為了他而忠誠地祈禱。

我們增添這些關於他的痛哭與守齋方面的回憶，是為使人們知道，自從那個十字架上基督苦像給他神視和言語之後，方濟一直到死都常常使自己符合受難的基督。

〔薛一 51；薛二 200；文大 7,1 和 5,1〕

第六章

關於方濟投擲他的金錢在聖達彌盎堂的窗臺上以及如何藏身於該堂
逃脫他父親和親戚的迫害。⁸

[1415] 16. 方濟由於基督苦像的神視和言語而欣喜，他於是起身，劃了一個十字聖號之後，便飛身上馬，隨身帶著些各種顏色的布匹，前往福利尼奧城（Foligno），在那裡，他賣掉了馬匹和帶來的所有商品，立即回到聖達彌盎堂。他再次找到這裡非常貧寒的司鐸，以極大的信德和虔誠親吻了那位司鐸的雙手，他將金錢交于司鐸，並述說了他的生活計畫。驚訝的司鐸驚詫于方濟突然的回頭改過。他不敢相信這一切，也害怕這是方濟與他開玩笑，因此他不願意接受那筆錢。方濟執拗地堅持，同時努力使自己的講述具有可信度，他請求司鐸能夠讓自己與他一起居住。

⁸ 第六章的全部內容摘錄自薛一 8-15，但有補充和不相同的連續情節。

最後那位司鐸屈服于方濟的請求，收留他住在聖堂裡，但是由於害怕他的父母【親友們】而拒絕接受金錢。然而方濟，作為一位真誠的鄙視金錢的人，他隨手將那些錢拋到一個窗臺上，就像拋擲一把灰土。

〔薛一 8；文大 2，1；柏 7〕

[1416] 當方濟繼續居住在那個地方時，他的父親如同一位勤勉的探險者，*開始巡行各處*，為知曉他的兒子怎麼了（參伯前五 8）。當他知道自己的兒子突然改變了生活方式並且時常住在聖達彌盎堂時，*他心中很是悲傷和不安*（創六 6），於是他*召集自己的朋友和鄰人們*（參路十五 6），急速地向他的兒子沖去。

新近成為*基督的騎士*（參弟後二 3）的方濟，一聽到尋找他的人們發出恐嚇，並且預知他們將要粗暴闖入時，他便給父親的*憤怒留有餘地*（參羅十二 19），而躲藏進一個專門預備好的隱蔽洞穴中，他在那裡躲藏了一個多月。

這個洞穴僅有他父親家裡的一位親戚知道，方濟在洞穴裡吃著被人暗中送來的食物，他不停地祈禱，用大量的眼淚哭求上主從那個迫害中解救他，並親切垂顧他，使完成他的志向。

〔薛一 9-10；文大 2，2〕

[1417] 17. *在齋戒和痛哭中*（參嶽二 12），他以熱誠和持之以恆呼求上主；他不依靠著自己的功德和能力，他將自己的一切*托靠於上主手中*（參詠五十四 23）。雖然他仍然身處黑暗中，主卻以真實而不可言喻的喜樂激勵他又以奇異的光照耀他。

直到有一天，為熱情所燃燒的方濟離開了那個洞穴，他活潑、敏捷而歡快，朝向亞西西出發。他被天主的愛所點燃，以依靠基督來武裝自己，他責備著自己的膽

小和徒然的恐懼，毫不掩示地暴露自己，不再躲避迫害者的手和打擊。

那些認識他的親戚和朋友們一看見他，就如從前那樣，辱罵他，一邊大聲喊叫說他是糊塗蟲和瘋子，一邊向他身上扔石子和砂土的污泥（參詠十七 43；參若八 59）。他們看見他改變了以前的品行，身體也因補贖而虛弱，就認為他的每個行為都是疲憊和瘋狂的。然而方濟，*基督的騎士*，（參弟後三 2）好似聾子一樣，在那些事情的中間通過，絲毫不使自己動搖，或由於謾罵而使自己改變，反而時時感謝天主。

這些事很快傳遍了城市的廣場和街道（參歌三 2），一直傳到方濟父親的耳中。他一聽到城中的人們虐待方濟，便立即去抓他，其動機並不是為解救他，而是為做個了結。他無法自控，撲向方濟，如同豺狼撲向綿羊，他滿面怒容用惡狠狠的眼光盯著方濟，無情地用雙拳打在他身上。父親將方濟拖拉回家，關在黑暗的小屋內好幾天。他做這一切，是為了用言語和暴打強逼他再回到虛幻的世俗生活。

〔薛一 11-12；文大 2，2〕

[1418] 18. 方濟沒有屈服於惡言惡語、監禁或暴打，他以忍耐承受了這一切，為實現他的善志變得更加堅強和勇敢。

但是當他的父親因急需而被迫離家遠行時，方濟的母親獨自和方濟在家。她不贊同自己丈夫的做事方式，便和兒子進行了親切的對話。她看出不能使兒子放棄他的聖善心意，她的肺腑五內為他所感動（參列上三，26），因此她打開他的鎖鏈，並放他自由離去。方濟感謝了全能的天主，回到他原先呆過的地方，現在他享有越來越多的自由，因為在經受諸多魔鬼誘惑的考驗並接受過逆境的磨難之後，他的心靈在侮辱中變得更為堅定。他更加自由地行動，伴隨著更加高尚的目的。在

此期間，他的父親回到家中卻找不到兒子時，便開始辱罵自己的妻子，這使得父親罪上加罪。

〔 薛一 13；文大 2，3 〕

[1419] 19. 隨後方濟的父親伯多祿迅速地前往政府大樓，在執政官員面前控訴他的兒子，要求他們追回被方濟拿走的金錢，因為他拿走那些錢使他家道中落。那些執政官員看到他是如此忿恨填胸，於是派遣一位傳令官發傳票召喚方濟出庭。但是方濟回答那位傳令官說自己已因著天主的恩寵而成為自由的，自己不再屬於政府權下。執政官們無意用暴力來強迫他，便對伯多祿說：“你的兒子已經加入到事奉天主的行列之中，他不再隸屬於我們的司法權下。”⁹

伯多祿弄清了他向政府執政者們的求助是沒有用的，便前往亞西西城的主教前，向他提出相同的訴求。主教是一位聰明而有智慧的人，他以適宜的方式召喚方濟，使他前來答覆其父親的申訴。這青年人（方濟）向使者說：“來自主教大人的邀請，我必將前去，因為他是眾靈魂的父親和主人”。

因此，他來到主教前，主教以極大的喜樂接待了他。主教對他說：“你的父親很生你的氣，並為了你的緣故而深懷憤怒。為此，假若你願成為天主的僕人，你必須歸還給他你隨身所帶的那些金錢，因為那些金錢，很可能是不義之財；因此，因你父親的罪，天主也不願意你花費這些金錢使教會得益。當你的父親得到了他的錢，他的怒氣將會平息。我的孩子，你要信賴上主，*你要勇敢，且不必害怕*（參申三十一 6），因為上主將是你的助佑，祂將充裕地賜給你為教會工作所需要的一切”。

⁹ 《三伴記》的作者很清楚知道市政領域的權力關係。

〔薛一 15；文大 2，3；隱名 8〕

20. 天主的人，方濟，因了主教的話，很是高興和受到鼓舞，便起身，拿出那些金錢放在主教前，說：“主教大人，我不僅僅想要心情愉快地歸還他那些貨物的售價，就是我的衣物，我也一起歸還”。隨後他進入到主教的房間，脫下身上全部的衣物，把那些金錢放在衣物上面，赤條條地出來，站在主教、父親和眾人面前，同時說道：“請你們大家聽聽，並請你們理解（參依六 9）。直到如今，我稱呼伯多祿·伯納道奈（**Pietro di Bernardone**）為我的父親。但是自從我決定事奉天主的那刻起，我歸還他那些曾使他憤怒的金錢和我由他所接受的所有衣物，自此以後，我要說：我們在天的父（瑪六 9），而不再稱伯多祿·伯納道奈為父！”在場的人們都看到了天主的人在他色彩斑斕的衣服下面，貼身穿著一件苦衣。

他的父親帶著悲傷和忿怒，起身將那些錢和衣服撿起來，帶回家去的時候，那些在場觀看的人們對他感到憤慨，因為他沒有留下一件衣物給他的兒子遮身。此時，人們由於同情方濟，開始痛哭流涕。．

至於主教，則專心地凝視著天主之人的英豪，並十分欽佩方濟的熱誠和無畏的勇敢；便將他擁抱在懷中，用自己的外氅遮蓋了他。主教清楚知道方濟所做的是受到天主的默示，他認出自己所看見的包含著一個偉大的奧跡。自那日起，主教成為了他的助佑（參詠二十九 11）。他勸告並激勵方濟，引導他並以極大的愛德將他挽留在自己身邊。

〔薛一 15；薛二 12；文大 2，4〕

第七章

為了修理聖達彌盎堂，方濟面臨巨大的勞累和辛苦，和他怎樣開始

于戰勝自我而去求乞

[1420] 21. 天主的僕人方濟，脫出了自於塵世的任何的事物，（參格前七 33.34），他專務於天主的事理，不再過多考慮自己的生活，而在各種可能的方式下自由地去事奉天主。

他非常喜悅並滿懷熱忱，再回到聖達彌盎堂，身穿隱修士的衣服，同時，他把主教向他所講的鼓勵的話，告訴該教堂的神父以鼓勵他。然後，他如醉如癡，*起身再回到城裡，在廣場上和各大道上*（參歌三 2），開始高聲頌揚天主。他結束了讚美天主的詩歌後，便致力於為修理聖達彌盎堂籌集石頭，他說道：“誰給我一塊石頭，他將得到一塊的賞報；誰給我兩塊石頭，他將得到兩塊的賞報；誰給三塊，他將得到三塊的賞報！”。

他由於心神的熱忱，反復天真的對亞西西的人呼籲著這個和其它的事，因為他是簡單和沒有文化的人，卻為天主所揀選。他請求幫助時不使用世人智慧的博學言詞（參格前二 13），而是在任何事上，他都以誠樸相伴。

[1421] 然而許多人嘲笑他，相信他已經瘋了，但是有些人也感動得流淚，因為看著他由浪蕩的生活和世俗的虛榮中，如此迅速地轉變為對天主聖愛的熱衷者。然而方濟，全然不顧別人對他的嘲弄譏笑，僅以心靈的熱忱感謝天主。

在修復聖堂的工作中，他需要忍受多少磨難，這是漫長而難以描述的。方濟曾在父親家嬌生慣養，現在卻以自己的雙肩扛起那些石頭，為事奉天主，而受著許多辛勞。

〔薛一 18；薛二 11.13；文大 2，7〕

[1422] 22. 方濟獻身於對天主的服務，他以自己的熱忱去超越自身的力量做苦工。那位同樣貧窮的司鐸理解方濟的辛勞，同時他也知道方濟曾是在世俗的豐裕環境中成長，他為方濟準備了一丁點特殊的食物。確實，就如天主的人曾經吐露過：他曾經常取食營養品和果醬，但他絕不取用那些他不喜歡的食物。

一天，方濟意識到那位司鐸在為他準備特殊的食物，他自言自語說：“你相信自己在任何地區都能有這樣一位關心你的司鐸嗎？這決不是你所選擇的貧窮人的生活。你應像一個乞丐，手拿飯碗，挨門挨戶去乞討，在極度需要的催迫下，去收集人們所能給的各種食物；如此才是你的意願，你也應該如此生活，為了那位的愛，他生於貧窮，成長於世俗的極度貧窮，赤裸而貧窮的死于刑架上，並被安葬在他人的墓穴裡”。

有一天，於是他起身，拿著碗，進入城中，沿門挨戶乞討哀矜。看到人們放進他碗中各種類的食物，許多人大為驚奇，他們回想著他先前精美的生活飲食，而現在的他，變得是那樣的輕視自己。當他要吃那些不同種類的混合食物時，第一個反應是噁心、倒胃口。對於那種食物，他不僅從未吃過，甚至從未願意看過。最終他戰勝了自己，開始食用起來：好像他從前吃的那些美味，都不如這些吃起來那麼津津有味。

他的心靈在上主內是那樣的喜悅，甚至雖然他的肉軀軟弱且倍受折磨，但為了天主的聖愛，他的肉體也能忍受更為嚴厲和痛苦的事。他感謝天主，因為是祂使辛酸變為甜美，是祂在任何方式下都安慰方濟。於是，方濟懇請那位司鐸，以後不必再為他準備任何食物。

[1423] 23. 方濟的父親看到他窮困潦倒，心內被黑暗痛苦籠罩。因為他非常喜愛他兒子，但他看到兒子因必需品的極度匱乏和嚴寒而像似僵屍，便倍感痛心和受辱，為此，他在任何地方遇見兒子，便詛咒他。

然而天主的人聽著父親的詛咒，便讓一個既窮困又貧賤的人，作為自己的父親，並向他說：“請你與我在一起，我將把我所求得的，讓與你一部分。當你看見我的父親詛咒我時，我將向你說：‘父親，請你祝福我’（參創廿七 34）。你就對我劃十字記號，並請你代替他祝福我。”每次，當那貧窮人如此祝福方濟時，天主的人便向他的父親說：“你不相信天主可以給我一位父親，讓他祝福我，以反對你的詛咒嗎？”

甚至那些嘲笑他的人們，看到他以忍耐來承受他們的嘲笑，他們都感到震驚和欽佩。

〔 薛二 12；隱名 9 〕

[1424] 在一個冬天的早上，當方濟穿著單薄的衣服堅持祈禱時，他的弟弟正從附近經過，便用諷刺的口吻向一位同鄉人說道：“請你向方濟說，給你賣至少一塊錢的他的汗水！”天主的人，聽了這些話，被救恩的喜樂所充滿，他用法語熱誠地回答說：“我將以十分高昂的價格賣掉這些汗水，賣給我的天主”。

〔 薛二 12 〕

[1425] 24. 那時，方濟正為修復聖達彌盎堂而努力工作時，他希望堂裡的那些燈一直保持點燃，於是他去城裡乞求燈油。但是，有一天，他正巧路過一個家庭，看見一群人聚在一起打牌。由於他覺得在他們面前乞討很丟人，便轉身離去。他反躬自問，因為犯了罪他斥責自己，之後遂跑回到那地方，向那裡所有的

人承認自己的罪過，說自己羞于向他們乞討。隨後，他以心神的熱情進入到那個家裡，用法語請求他們，因了天主的愛，請給他聖堂內需要的燈油。

〔薛二 13〕

[1426] 當方濟與工人們一起進行修復工程時，他心情極其愉快，用法語向附近和經過教堂的人們大聲喊說：“請你們來吧，請你們幫助我的工作吧，因為聖達彌盎堂將來要成為一座修女院，又要由於她們聖善的生活而出名，要使我們天上的父在整個教會內受光榮”（參瑪五 16）。

在這意義下，他充滿著先知的精神（參默十九 10），預言了那個未來的事。自真福方濟悔改六年之後，他幫助一個榮耀的修會大家庭、貧窮女士們、聖善貞女們極其卓越的修會，在聖達彌盎這個神聖的地方喜樂地誕生了。她們卓絕和榮耀的生活方式，後來被教宗國瑞九世所批准，為宗座神權所鞏固加強。教宗國瑞九世當時是奧思提亞的主教。¹⁰

〔薛一 18；薛二 13；文大 4，6〕

第八章

方濟如何服膺基督福音成德的勸諭而改換了服裝；如何在內心和外表上，都穿上了成德的新衣

[1427] 25. 真福方濟完成了聖達彌盎堂的全部修復工程，他依然穿著隱修

¹⁰此處明顯是指所謂的《Constitutiones Hugolinianae 胡高林會憲》，這是一個真正的會規，是根據聖本篤的會規，由當時在多思卡納和倫巴底做特使（1218 年）的胡高林樞機頒佈，並在 1228 年 3 月 31 日被 Cum a nobis 諭令所確認，（參 I. OMAECHEVARRIA, *聖女佳蘭的著作*, 馬德里 1970, 特別是第 205-276 頁）。

士的衣服，他行路時手中拿著棍杖，腳上穿著鞋，腰間束著一條皮帶。

〔薛一 21〕

然而一天，當他在參與彌撒時，他聽到了基督的教言，是他派遣他的門徒們出外宣講時的話，也就是：在路上，他們不必帶金，銀，也不必帶錢袋，不必帶行囊、麵包、手杖、鞋子，也不必帶兩件長衣（參瑪十 9-10；路九 3，十 4），方濟為更好地理解這些命令請求該司鐸的幫助，隨後他高興得不可言喻，喊到：“這正是我以全部能力努力實踐與渴望的”。

〔薛一 21；文大 3，1〕

他凝思那些他所聽到並回蕩於腦海中的話，就愉快地予以實行。他立即實行沒有任何耽誤地脫掉了第二件長衣，由那時起，他不再使用棍杖、鞋子，口袋和任何行囊（參瑪十 9-10）。他只穿一件破舊的長衣，腰間系著一根繩子。他竭力回歸自己的內心深處為了更好的理解和實現新恩典的啟發。他被天主所激發，以簡單的言詞開始出去宣告福音的成德，並去宣講悔改（參穀六 12；路廿四 47）。他的言詞並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荒唐可笑的，而是充滿聖神的德能（參路四 1；宗六 5），有能力穿透眾人心靈的最深處，他有力的言語使得聽眾們大為驚愕並深受感動。

〔薛一 23；文大 3，2〕

[1428] 26. 正如他後來透露的那樣¹¹，他由天主的啟示而學到了這個問候語：“願主賜你平安！”（參戶六 26；弟後三 16）。因此，在他每次的宣講中，在

¹¹ 參方濟遺囑二 23；薛一 23；文大 3,2；但是無論薛拉諾或是文德，他們都沒有收集這個奇特的先兆性的情節，只有在《三伴記》中，我們應才年到這個方濟會致候的精確用法：pax et bonum:平安和幸福！

他的佈道的開場白中，他問候人們時正是宣告著和平。有一件非凡的事，它卻有著真正令人驚奇之處：在方濟悔改回頭的之前，有一位先驅者穿梭在亞西西的大街小巷，向人們致以和平的問候，他常以其座右銘向人們問安說：“*平安與幸福，平安與幸福！*”（參依五十二 7）。

然後堅定的信念產生了，就如同前驅若翰，當耶穌一開始去宣講，他便隱退到一邊，而這人也同樣，相似於第二位若翰，以和平的祝願在方濟之前，當方濟到來之後，他便隱沒了。

〔 薛一 23；文大 3，2；柏路佳 101；成德明鏡 26 〕

他的這位宣報者之後，宣報和平，宣講救恩（依 52，7），並因了他極其有益的勸誡，那些以前生活在與基督隔離、遠離救恩的人們，與真正的和平簽訂了誓約協議。

〔 薛一 23 〕

[1429] 27. 在他悔改回頭兩年之後，許多人認識到真福方濟的生活方式與教導的純潔與真誠時，有幾位男士受到他做補贖的榜樣的感召，拋棄了所有的一切，而與他穿著一致並一起度著相同的生活。

[1430] 他們中的第一位是伯納德（Bernardo）【兄弟】，他凝視著真福方濟在事奉天主上的堅持不懈和熱情，正如他以極大的辛勞修理那幾座破爛不堪的教堂，以及過著怎樣艱苦的生活，他深深熟知方濟在世俗中所度的舒適生活，便在內心決定將自己的所有分施給窮人們，並決意在生活方式和服裝上仿效方濟。因此，

有一天，他暗中去見天主的人，向他表達了自己的決定，並與他約定一個夜晚，邀請方濟到自己家中。真福方濟那時還沒有任何同伴，他感謝了天主，同時充滿喜樂，而更大的喜樂則是因為伯納德先生是一個生活的模範。

〔薛一 24；薛二 15；文大 3，3；隱名 11；小花 2〕

28. 到了他們約定的晚上，方濟便來到伯納德的家中，內心極其欣喜，與他住了整整一夜¹²。

談話中，伯納德先生對他說：“如果某人多年來從他的主人那裡得到或多或少的財產，然而他不願意繼續再擁有這一切，請問：對於這些財產，這人最好的處理方式是什麼？”方濟回答說，他應該將它們歸還給主人（參詠 115，18 拉丁通行本），因為是由他那裡得到了這一切。伯納德先生接著說：“因此，兄弟啊，我願意按照你認為更為恰當的方式，分施我現世所有的一切財產，為了天主的愛，而將天主賜與我的分送給窮人”。聖人對他說：“明天清晨，我們去教堂，打開福音書，我們將明白上主教導他的門徒們要做的事”。

當天，他們起來，便同另一位決意成為他們的兄弟，名叫伯多祿（Pietro）的人，一同前往靠近亞西西城廣場的聖尼各老教堂。他們進去後，便熱心祈禱，因為他們都是簡單純樸的人，他們不知道怎樣尋找福音中講論棄絕世俗的經句，因此熱忱地祈求天主在他們首次打開經書時，屈尊展示祂的聖意給他們。

〔薛一 24；薛二 15；文大 3，3；隱名 11；小花 2〕

[1431] 29. 祈禱結束後，真福方濟拿起仍然合著的經書，跪於祭台前，打

¹² 這個情節的撮要在薛一 24 提及，它卻在《三伴記》中全部展開，使這情節變得更為有趣味；薛二 15 也再次引用它。

開它。主的勸諭立即出現在他的眼前：*你若願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瑪十九 21；參路十八 22）。在讀過這句之後，真福方濟很是高興，感謝了天主。

但是那個天主聖三的忠實朝拜者，希望上面的聖言得到三次見證的支持，於是他將福音書打開第二次和第三次。第二次打開時，他遇到這樣話：*你們在路上什麼也不要帶……*（路九 3）；第三次是：*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路九 23；參瑪十六 24）。

那時候，真福方濟每次打開經書之後，便感謝天主，因為祂三次公開地表明，祂確認祂的夙願和願望，於是，他便對伯納德和伯多祿說道：“兄弟們，這是我們的生活與會規，這也是所有要來做我們同伴的人們的生活與會規。因此，你們去吧，將你們所聽到的，予以實踐吧”。

[1432] 隨後，富有的伯納德先生走了，在變賣了他擁有的一切財產之後（參路十八 22），他將獲得的所有金錢，分施給城中的窮人們。伯多祿按照他所能的，也隨從了主的勸諭。放棄了所有之後，他們二人穿上了會衣，這會衣就是方濟在放棄了隱修士的服裝之後，而穿著的貧賤衣服。自那時起，他們與方濟一起依照聖福音的方式，就如同上主所指示給他們的那樣生活。也就是，方濟在他的遺囑說道：“上主親自啟示我，應當遵照聖福音而生活”¹³

〔薛一 24；薛二 15；文大 3，3；隱名 11；小花 2〕

¹³ 參遺囑二 14：FF116。

第九章

論希維思德如何被召叫，

並論他人會前的神視

[1433] 30. 那天，就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伯納德先生他正將自己的產業分施給窮人，真福方濟也在現場，欣賞著天主的驚人化工，他的心中正光榮並讚揚著天主。在那裡有一位司鐸，名叫希維思德（**Silvestro**），方濟曾為了修繕聖達彌盎教堂由他手中購買過石頭。希維思德一見到因了天主之人的勸告而被分施的金錢，便被貪婪的欲念攫取，他向方濟說：“方濟，你還沒有付清買我石頭的錢”。一聽到這不義的抱怨，毫不吝嗇的聖人，遂走近伯納德先生，將手伸進他裝有金錢的斗篷內，懷著極大的熱情取出滿把的金錢，交給了那位愛嘟囔的神父。然後又另取出一大把，說道：“神父大人，現在是否得到了補償？”希維思德答道：“噢，是的，兄弟，全部還清了”。他非常高興，帶著所收到的金錢，返回了自己的家裡。

〔薛二 109；文大 3，5；隱名 12-13；小花 2〕

31. 但是數日之後，那位神父，受到天主的默示，開始回想方濟所做的。自言自語道：“我不是一個可憐蟲嗎？我已年老，還貪戀和尋求這世上的財物，難道這個青年，為了天主的愛，他輕視這一切，且厭惡世上的財富？”

[1434] 當天夜裡，他在夢中看見一個巨大的十字架，這十字架的頂端直達高天，底部卻插在（參創二十八 12）方濟的口中，它的橫木由世界的一端，延伸至世界的另一端。神父醒來之後，他知曉並深信方濟是基督的真正朋友和僕人，他的宗教運動也將迅速擴展，由世界的這一端，直至世界的另一端。他開始敬畏天主，開始在自己的家裡做補贖。後來，很快，他便加入到這個新修會，在修會裡，他

度著聖善的生活，以光榮的死亡結束了塵世的旅程¹⁴。

〔薛二 109；文大 3，5；薛三 3；隱名 13；小花 2〕

[1435] 32. 方濟和剛說的兩位兄弟，因為沒有可以使他們一起居住一處住所，於是，他偕二位兄弟到了一座貧窮而被遺棄的教堂，名叫博俊古拉的聖瑪利亞，他們在那裡建造了一間簡陋的小屋，作為他們定期團體生活的居所。

〔薛一 44；薛二 18；文大 2，8；柏路佳 56；隱名 14〕

一些時日之後，一位名叫艾及弟（Egidio）的亞西西人，來到他們那裡，以忠實的尊敬和虔誠，*雙膝跪地*（參穀十 17），請求天主的人收留他在朋友們之中。天主的人看著他富於信德和虔敬，並預言他能由天主得到更多的恩寵——正如隨後實際突然發生的，便很樂意地接納了他。他們四人，洋溢著不可言喻的喜悅和聖神內的幸福，鑒於為靈性的更大助益，他們隨後以下列方式分開。

〔薛一 25；文大 3，4；隱名 14〕

[1436] 33. 真福方濟將艾及弟兄帶在身邊，前往安科納（Ancona）省的馬耳卡（Marca）地區，而另外兩位元兄弟則前往另一個地區。在走向馬耳卡（Marca）的旅程中，他們在主內非常地喜樂（參斐四 10），聖善的人（方濟）用法語以宏大、嘹亮的聲音歌唱著頌揚天主，稱讚並光榮至高者的美善。他們最大的喜樂就是，在貧窮夫人的福音田園裡發現了最大的寶藏（參瑪十三 44）。由於愛慕貧窮，他們慷慨而自由地視塵世間的財物如糞土。

〔薛一 29；文大 3，7；隱名 15〕

¹⁴ 希維思德修士的聖召由薛二 109 敘述，似乎是偶然使用了阿雷佐從惡魔手中解救出來的情節（薛二 108）。

同時，聖人向艾及弟兄弟說：“我們的修會將會像一個漁夫，他撒下網，捕獲許多的魚；隨後，他將那些小魚丟棄在水中，而將那些大魚揀出並放進魚簍內”（參瑪十三 47）。他以這種方式預言修會的拓展。

天主的人方濟還未從事向民眾宣講的工作，但是，他在路過城市和鄉村時（參路八 1），勸告所有的人要愛慕天主和畏懼天主，要為自己的罪過做補贖。艾及弟兄弟則勸告聽眾，相信聖方濟的話，他講得話正是他給出的最完美的建議。

〔薛一 28；隱名 15〕

[1437] 34. 隨後聽眾們問道：“他們是些什麼人呀？他們正在講什麼呢？”事實上，在那個時期，幾乎所有的地方，愛慕和敬畏天主的火苗在人們心中將要熄滅；悔改的旅程不為眾人所接受，反而被人們視為是糊塗和沒有意義的。而肉身的貪欲、世俗的渴望和人生的驕奢（參若壹二 16）在俗世氾濫，以至整個世界好像都被這三種邪惡的能力所統治。關於符合福音精神的這兩個人，人們對他們的意見完全不同。一些人認為他們是瘋子和酗酒者；但有些人則認為，他們的講論不是來自愚蠢，還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位聽眾則指出：“他們或是與天主相合為一，以非常的方式獲得成德；或者他們是真正沒有頭腦的人，因為我們看到，他們引導的那種的生活令人絕望：他們食用少量食物，赤足行路，而且衣服襤褸粗賤”。

同時，儘管有些人敬畏他們的生活方式¹⁵，沒有一人有勇氣去跟隨他們。那些青年女孩們由於恐懼他們，僅僅由遠處看看他們，並害怕沾染上他們愚蠢的晦氣。他們行經了整個省份，然後返回到聖瑪利亞這個地方。

¹⁵ 關於：“絕望的人們”這一流行評語，參 Salimbene: FF2649。

〔薛一 30；文大 3，7；隱名 16〕

[1438] 35. 又過了幾天，另外三位亞西西人來到他們那裡，就是沙巴迪諾（Sabbatino），莫利可（Morico），卡佩拉的若望（Giovanni della Cappella），他們三人請求真福方濟收納自己加入弟兄團體。方濟以謙卑和慈愛接納了他們。然而當他們在城中乞討時，幾乎沒有人願意給他們東西，人們嚴厲地批評他們，說他們放棄他們的一切財產，是為了吃喝其他人的食物。因此，他們遭受到了極其嚴重的窮困。

就連他們的父母、血親也迫害他們；同鄉人鄙視他們，嘲笑他們，就好像嘲弄那些古怪而沒有腦子的人一樣，因為在那時候，沒有人拋棄自己的一切所有，而去挨家挨戶地沿門乞求施捨¹⁶。

〔薛一 31；文大 3，7；隱名 17〕

天主的人方濟請求他曾多次投奔的亞西西城主教為他指點迷津。主教仁善地接待他，並對他說：“我認為，你們的生活是艱難而又苦澀的，因為在這個世上你們不擁有任何東西。”聖人回答說：“主教大人，假若我們擁有財產，為了保護它們，我們就需要擁有武器，因為由財產而產生一些問題和爭訟，如此，它便阻止我們在很多方面愛天主並愛近人。為了這個緣故，我們才不願意在此世界中擁有任何財物”。

主教非常滿意這個答覆，因為天主的人方濟鄙視所有暫時的事物，尤其對於金錢更為鄙視，在他所有的會規中¹⁷，他特別推崇貧窮，並懇求所有的兄弟，要避免

¹⁶ 在那個時期，自願行乞是方濟會的特徵，區別於當時所有的修會團體。

¹⁷ 因此，我們瞭解到多條會規的存在以及兄弟們對實驗它們的承諾。有理由認為，《無教宗諭令會規》（1221 年）的現有草案代表了最終方濟會會規（1223）緩慢構建的歷史和這個歷史的時刻（有待解讀）。

接受金錢。

[1439] 在編纂那個留給兄弟們的決定性會規之前，他確實曾寫過幾個會規，且已經嘗試過了那些教誨。這些會規中有一條，他用這些話邀請兄弟去憎惡金錢，他說：“我們應當留神，我們已放棄了一切，就不應為了那些細小的事情，而喪失了天主的國（參瑪十九 27）。假若我們在某地發現一些金錢，別以為它比我們腳底踩的塵土更值得重視”¹⁸。

〔隱名 17〕

第十章

聖方濟向六位同伴預言他們在整個使徒旅程中的遭遇，並勸勉他們 要忍耐

[1440] 36. 聖方濟充滿聖神的恩寵（參宗六 5，8），召集著上面介紹過的六位兄弟到他身邊，預言了他們的未來。他說：“最親愛的兄弟們，我們要凝視我們的聖召。天主以祂的仁慈，召喚了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我們的得救，也是為了眾人的得救。因此，讓我們行走在世界中，多用我們的榜樣而少用言詞，勸告所有人做補贖，遵守天主的誡命以贖他們的罪過。*你們不要害怕*，你們顯得渺小，又沒有文化教養（參路十二 32），但是你們要以勇敢和簡樸宣講悔改。你們應對上主有信心，*祂已戰勝了世界！*祂以自己的心神通過你們說話，並在你們內（參若十六 33；瑪十 20），勸告所有的人們要回頭歸向天主，並要恪遵祂的誡命。你們將要遇見一些忠信、溫順、仁善的人，他們以喜樂接納你們和你們的言語。然而更多是那些不相信的人，*高傲的人和辱罵天主的人*（參弟後三 2），他們將辱

¹⁸ 這些話同樣也出現在《不具教宗諭令的會規》第八章 5-6 節，FF28。

罵你們，並抗拒你們和你們的講論。故此，你們要以忍耐和謙遜預備好自己為忍受所有的一切”。

聽到這勸告，眾兄弟們開始有點害怕。但是聖人繼續說：“你們不要害怕，因為不久後，*有些智慧的和顯貴的人們*（參格前一 26）將來到我們這裡，加入我們的行列，且將向眾國王、眾王侯以及眾多百姓講道。人們蜂湧而至，回頭歸向上主，天主將會在普世廣土中增加並擴展他的家庭”。

〔薛一 27；文大 3，6；隱名 18〕

[1441] 37. 方濟講完這話，並給予他們祝福。天主的人們出去，忠實地遵守著他的那些勸告。

當他們遇見一座教堂或一個十字架，他們便俯首誦念一段祈禱文，虔誠地說：“主耶穌基督，我們在普世所有的教堂裡朝拜禱，讚美禱，因為你用你的十字聖架救贖了普世”。的確，無論何處，他們遇到一個十字架或一座聖堂，他們便深信自己是在天主臨在的處所。

〔薛一 45；薛三 3；文大 4，3；隱名 19〕

所有看見他們的人，都感覺非常驚奇，因為他們的方式，無論是穿著，還是生活，都與眾不同：他們簡直像是生活在叢林中的人。*他們無論進入到那裡，或是城市，或是城堡，一個村莊或是一個家庭*，他們便宣告和平（路八 10；十 5），勸告所有的人應敬畏和愛天地的創造者，且應遵守祂的誡命。

有人站在那裡樂意聆聽他們，也有人反對嘲笑他們。許多人質疑攻擊他們。一些人說道：“你們由哪裡來？”其他的人們則詢問他們是屬於什麼修會。儘管回答問題很是煩人，他們仍然去答覆那許多疑問，同時他們也以純樸承認自己是作補贖

者，祖籍在亞西西。那時，他們的修會還尚未正式成立。

〔隱名 19〕

[1442] 38. 許多人以為他們是騙子，或是瘋子，那些人不願意收留他們在自己的家中，由於害怕他們偷竊他們的東西¹⁹。所以在許多地方，被眾人凌辱謾罵之後，他們躲避在教堂或房屋的門廊下。

一天，他們中的兩位兄弟來到了佛羅倫斯（**Firenze**），他們在城中沿門乞討，卻沒有尋找到一家收留他們的。最後他們來到了一座有門廊的房子前，在門走廊內有一個木柴的烤爐，他們彼此說：“我們可以在這裡借宿。”因此，他們請求該房屋的女主人收留他們在她的家裡。但是她拒絕了。於是他們便謙虛請求她，允許他們至少能靠近那個木柴的烤爐而度過那個夜晚。女主人同意了。但是當她的丈夫回來，看見那倆兄弟在門廊下睡著，便叫來他的妻子對她說：“為什麼你讓這些遊手好閒的人住在我們家的門廊下？”她解釋說她沒有接納他們住在房屋裡面，但是她同意他們睡在外面的門廊下，而走廊那裡，他們僅僅只能偷竊一些木柴而已。雖然當時外面很冷，那人卻不願意給他們禦寒的東西蓋在身上，因為他認為他們是惡徒與強盜。

那一夜，他們在木柴的烤爐旁睡得很淺，他們被天主的聖愛所溫暖，也被貧窮夫人的棉被所保護。第二天一早，他們便起身前往最近的教堂，參與早晨的禮儀。

〔隱名 20〕

[1443] 39. 天剛發亮，那個婦女也到了同一座聖堂內，看見那兩個兄弟端跪著

¹⁹ 三伴記 38-40 從隱名柏路佳 20-23 中摘錄了第一批兄弟遭受虐待的故事。只有這兩處資料如此詳細地描述了這一情況。

在虔誠地祈禱，她便自言自語道：“假若這些人如同我的丈夫所說的那樣，是惡徒，小偷，他們一定不能如此恒久而虔誠地祈禱”。當她正如此反思時，一個名叫貴道（**Guido**）的人進來，給教堂裡的眾窮人分發救濟品。

當他如同向其他人所做的那樣，來到那兩位兄弟們跟前，準備給他們分施一些金錢時，那兩位兄弟拒絕了，不願接受金錢。於是那人對他們說：“你們真是貧窮人，你們為什麼不和其他的窮人一樣接受金錢呢？”柏納德（**Bernardo**）兄弟回答道：“我們是窮人，這是事實，但貧窮對我們來說不像是其他貧窮人一樣的負擔；因為甘願成為窮人是我們自由選擇的，是由於天主的恩寵，為隨從祂的勸諭”。那人很是驚訝，並詢問他們是否曾擁有過許多的財產，他得知他們確實曾經擁有家財萬貫，但為了天主的愛，已分施所有的財物給了窮人。

給出這樣答案的是柏納德兄弟，對我們來說他是真福方濟後在第一批兄弟當中最重要的一位。柏納德是第一個接受了平安和悔改的使命，並追隨了天主的人【方濟】，且隨後變賣了他所擁有的一切，而分施給窮人們（參路十八 22），依照福音全德的勸諭，他堅持最聖善的貧窮生活直至生命的終結。

那位婦女注意到兩位兄弟拒絕了金錢，便來到他們跟前，向他們說，假若他們願意到她家做客的話，她很樂意在家中款待他們。兄弟們有禮貌地答覆說：“願天主酬報你的善願（參撒下二 6）”。但貴道聽說這兩位兄弟昨晚沒有找到地方收留，他就帶他們到自己的家中，說道：“看這個住處，天主已經為你們預備好了！你們就住在這裡直至你們滿意吧”。他們感謝著天主，並在他那裡停留了幾日，在敬畏天主方面，他們以自己的榜樣和言語感化著家主，如此使到他慷慨地向窮人們施捨了豐盛財物。

[1444] 40. 貴道以極尊貴的方式關照了他們，相反，其他的人則以鄙視來打擊他們。無論是平民或是貴族都曾嘲弄並辱罵他們，甚至強行剝去他們所穿的粗賤衣服。天主的僕人們，因為依從福音，他們只穿著一件長衣（參瑪十 10），所以赤身露體地站在眾人面前，他們也不要求人們歸還被強奪帶走的一切。若是做惡者出於憐憫，還給他們被偷的衣服，他們便樂意地接受。

有人向他們扔泥巴，有人把骰子放在他們手裡，邀請他們玩；還有人從後面抓住他們的頭巾，將他們懸掛在自己背上把他們拖倒。人們用這些或其它類似的事來捉弄他們，因為人們認為他們是如此貧苦，而常以這種惡作劇來粗暴對待他們，任意為難他們。

另外，兄弟們正遭受饑餓與口渴，寒冷和赤身露體（參格後十一 27，羅八 35）這些難以描述的苦難和困境。但是他們以沉靜的忍耐忍受著這一切，依從真福方濟的勸告，他們既不傷心難過，也不焦慮牽掛，也不對那使他們受折磨的人惡言相對。相反，作為完美的福音人士，當他們有機會獲得偉大精神的酬報時，他們在上主內歡欣踴躍，認為落在各種試探和各種磨難中，是最大的幸福（參雅一 2），並且要忠誠福音上的話，為迫害他們的人們祈禱（參瑪五 44）。

第十一章

關於又收錄了另外四位弟兄，

及最初的眾兄弟間熾熱的愛德，

關於他們忙於工作和熱衷於祈禱，以及他們的完美服從

[1445] 41. 因此，人們看到兄弟們在窮困中的喜樂，在祈禱中的活潑與虔誠，他們不接受金錢，且不保存和不隨身攜帶金錢，*他們彼此之間互相親愛，由此，世人真正地認出了他們就是主的門徒*(參若十三 35)，因而許多人內心不安，來到兄弟們面前為他們所做過的事請求原諒。弟兄們從心底寬恕了他們，並說道：“願上主寬恕你們！”並為他們的得救而給予有益的勸誡。

有些人請求他們接收自己加入他們的團體。兄弟們全體六人，他們由真福方濟得到收錄新成員進入修會的權利，基於兄弟們人數很少，他們便接收了一些人與他們相偕，並在他們的陪同下，在既定的時期內，全部回到博俊古拉聖母堂。當他們再次見面團聚，他們是如此地高興和幸福，以致於他們都不記得由存心不良的人們所遭受的不幸。

[1446] 每天，他們殷勤祈禱，並用*他們的雙手工作*(參格前四 12)，為了清除任何形式的懶散——它是靈魂的仇敵²⁰。因而，在半夜，他們愉快地起床，他們以極大的虔敬祈禱，他們被感動得流淚。

他們彼此深深相愛，且彼此照顧，就如一位母親照顧、餵養自己唯一而深愛的兒子那樣。他們內心燃燒著愛德的烈焰，使到他們不僅為了基督的愛而交付自己的

²⁰ 這是對《無教宗諭令的會規》第7章10-11節：FF25中所寫內容在生活中的驗證。

生命，而且也為他們兄弟們的肉體和靈魂的得救，而情願把自己的肉體交於死亡。

〔 薛一 38-39；隱名 24-25 〕

[1447] 42. 一天，他們中的兩位兄弟一起行路時，一個瘋子開始向他們投擲石子。其中一位看見石子飛向另一位，便立即沖上前擋住那些石子，甘願承受石子的打擊，由於相互火熱的愛德，而不使自己的兄弟受傷害：如此，他們已經準備好為對方交付出自己的生命（參若壹三 16）。

[1448] 那些事是被建基和植根于謙虛和愛德之上（參弗三 17），因為每人尊敬其他人猶如自己的父親和主人。無論何人，不論是因著教職的義務或者是由於恩寵的特恩，先於其他的人們，都顯得比所有人更為低下和卑賤。

所有兄弟甘願服從而不擁有特權，他們不斷地預備著自己去奉行長上的意願。他們從不去區分命令的正義或不正義，因為無論命令他們是何事，他們認為命令是出於天主的旨意：也由於此，服從所有的命令為他們來說是很容易和令人高興的。

他們戒絕肉體的諸多欲望（參伯前二 11），他們對自己及時進行檢討，又常留心注意，在任何方式下不相互冒犯，得罪於人。

〔 隱名 26 〕

[1449] 43. 如果一個人偶然說了一句讓另一個人不高興的話，他就會感到良心不安，直到他宣佈自己有罪，謙卑地跪在地上，以便被冒犯的兄弟把一隻腳放在他的嘴邊，他才會休止。如果後者不願意做出這樣的姿態，如果冒犯別人的是教長，他會命令對方把腳放在自己嘴邊；另一方面，如果他是個下屬，他會要求教長髮出命令。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試圖從他們身上消除所有的怨恨和惡意，並始終保持充分的愛德。因此，他們在耶穌基督恩典的助佑下，努力以相應的美德來反對各種惡習。

〔隱名 27〕

[1450] 此外，他們不持有任何東西作為私有財產，而是根據宗徒傳下來和遵守的指示，把書籍和其他東西放在一起，*共同使用*（參宗二 44 和四 32）。儘管個人和團體中存在著真正的貧困，但他們自發慷慨地對待以天主之名提供給他們的任何東西。出於對天主的愛，他們高興地把收集到的施捨給所有需要的人，特別是窮人。

〔薛一 39；文大 4，7；隱名 27〕

[1451] 44. 然後，當他們在路上時，如果遇到窮人因為天主的愛而要求得到什麼，如果他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提供，他們會從自己可憐的衣服中拿出幾塊：有時是從外衣上拆下來的頭巾，有時是一個袖子，有時是從衣服上拆下來的另一塊布，以履行福音書上的話：*凡人求的，就給他*（路六 30）。

有一天，一個窮人來到修士們定期居住的博俊古拉聖母教堂，請求施捨。那裡放著一件斗篷，是他們中一位兄弟還是世俗人時穿的。方濟讓他把它交給窮人，他立即歡喜地把它交給了窮人。由於他在施捨時表現出的仁慈和屈尊，在他看來，這些施捨已經升到了天堂：他心中充滿了難以言表的喜悅。

〔隱名 28；柏路佳 92；成德 36〕

[1452] 45. 當這個世界的富人來找他們時，他們迅速而親切地接待他們，設法把他們從邪惡中搶出來，並勸說他們懺悔。

[1453] 兄弟們還堅持要求不派他們回到自己的原籍，以避免與他們的親屬見面和變得熟絡，這是對先知的話的尊重：連我的兄弟們都以我為外賓，我母親的兒子都拿我當客人。(詠六八 9)

〔薛一 41；隱名 29〕

[1454] 他們在貧窮中找到了極大的快樂：他們不貪圖財富，事實上，他們鄙視一切短暫的美好，而這些美好卻被這個世界的業餘愛好者所覬覦。最重要的是，他們把金錢放在腳下，就像灰塵一樣，根據聖人（聖方濟）的教導，視金錢為糞土。

他們在主內永遠是快樂的，他們之間或在他們內心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他們不安。他們越是與世界隔絕，就越是與天主親密。他們在十字架的道路和正義的道路上前進，他們從懺悔和遵守福音的狹窄道路上清除了一切障礙，以便為那些未入會的人留下一條平穩安全的道路。

〔薛一 41；隱名 29〕

第十二章

真福方濟為了核准他的生活的方案偕同十一位同伴如何覲見教宗，
以及他所寫的會規得到核准

[1455] 46. 真福方濟看著上主使他的兄弟們在人數和功績上增長²¹——現在有十二個人，完美地結合在同一理想中——，他轉向十一位兄弟，他是第十

²¹ 去羅馬批准會規的旅程（第十二章）起初緊跟薛一 32-33，但後來增加了許多細節，與隱名柏路佳 31-36 一致。

二人，是這個團體的嚮導和父親，說：“兄弟們，我看見仁慈的上主願意擴充我們的團體。因此，讓我們去我們的母親、神聖的羅馬教會，向教宗陳明上主已經借著我們開始做的事工，以便依從教宗的意願和指示，繼續我們已經開始的那份工作”。

父親的話使其他的兄弟們很高興，當他們要起程前往羅馬教廷時，方濟向他們說：“讓我們選出一位，我們將他視為耶穌基督的代表，來做我們的嚮導。他將我們引導前往哪裡，我們就往那裡，他決定何時休息，我們就停止行路”。他們選出了真福方濟的第一位追隨者柏納德兄弟，並按聖人的建議與他相處。

他們都歡歡喜喜地行路，彼此間談論著上的聖言，不敢說任何不利於光榮與稱讚天主，不利於靈魂的話語。他們常常沉溺於祈禱中。上主負責為他們準備住處，並確保為他們提供必需品。

〔薛一 32；文大 3，8；隱名 31〕

[1456] 47. 當他們到達羅馬時，遇見了亞西西的主教，主教以極大的喜樂接待了他們。他對真福方濟和全體修士懷有深深的敬意，但由於不知道他們來到羅馬的意圖，而心感不安：他擔心他們會放棄自己的故鄉，因為上主已經通過他們開始在那裡創造，已取得令人欽佩的成就。他為他的教區有如此熱心的一群人而感到自豪和高興，他對他們的生活與習慣極為滿意。當他得知他們此行的目的並瞭解他們的計畫後，他感到非常地高興，並承諾會為他們提供建議和幫助。

[1457] 亞西西的主教認識的沙比納(Sabina)的樞機主教、聖保祿的若望閣下，是一位真正充滿天主寵愛而又熱愛天主眾僕的人。他聽到亞西西的主教向他介紹了真福方濟和他的兄弟們的故事，便很希望見到這位天主的人和他的兄弟們。當

他聽說他們在羅馬，就向他們發出邀請，並以極大的敬意和愛款待了他們。

〔薛一 32；文大 3，9；隱名 32〕

48. 與樞機主教相處的幾天裡，他們聖善的言論和榜樣使他獲益頗多，以至於樞機看到他們的舉止行為，正如人們對他所講一樣高尚，便謙卑而熱忱地請求他們為自己代禱，並特別請求能被看作是他們團體中的一員。樞機詢問了真福方濟前來羅馬的目的，在聽取了來意後，便毛遂自薦在羅馬教廷內做他的保護者。

於是他前往教廷，向教宗依諾森三世說：“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完美的人，他打算依從聖福音的方式生活，在所有事上恪守福音的成德。我深信上主有意通過他來革新整個聖教會的信德。”教宗聽了樞機的這些話，十分驚異，遂命令樞機帶方濟到他面前。

〔薛一 33；薛二 16；文大 3，9；隱名 33〕

[1458] 49. 於是次日，天主的人被若望樞機介紹給教宗，方濟便將自己的聖善意願完全吐露給教宗。教宗具有敏銳的洞察力，他依從已確定的方式同意了聖人的意願，並向方濟和他的兄弟們說了許多勸言。然後他以這些話降福他們說：“兄弟們，你們去吧，願主與你們同在，你們向所有人宣講補贖悔改吧，就如同上主啟示給你們的那樣。將來，當全能的天主在人數和恩寵上使你們倍增，請來告訴我們，我們將授予你們其它東西，並把更持久和更有挑戰性的任務交給你們”。

然而，教宗還在希望明瞭那些他已給予和已允諾給予的特許是否順應了上主的旨意。在聖人辭別前，教宗向方濟和他的同伴們說：“親愛的孩子們，你們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似乎太艱辛和苛刻了。儘管我們相信你們的熱情是那樣的真摯，以致對你們沒有任何的懷疑，可是我們有責任為那些將來追隨你的人擔心，以免他們

發現你的道路太過艱辛。”

不過，教宗看著他們在信德上的堅定，根於基督的熱切盼望，以及不可動搖的熱忱，便對真福方濟說：“孩子，去祈求天主，向你啟示你們的請求出否自于祂的意願。當上主的意願顯示給我們時，我們將核准你們的請求。”

〔薛二 16；文大 3，9；隱名 34〕

[1459] 50. 正當天主的聖者遵照教宗的建議，聚在一起祈禱時，上主用這個比喻在他內心說²²：“在曠野中，有一位貧窮而美麗的女士。一位偉大的君王被她的美麗所吸引，渴望娶她為妻，希望她能為他生育眾多英俊的孩子。締結婚約，並已遂婚姻後，她生育了許多孩子，孩子們長大後，那母親對他們說了這些話：‘我的孩子們，你們不必感到羞恥，因為你們確實是君王的孩子。因此，你們去他的皇宮吧，他將給你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們來到君王面前，君王讚賞了他們的俊美，並注意到他們與他相像，就問道：‘你們是誰的孩子？’他們回答說，他們是曠野中一個貧窮婦女的兒子時，那位君王就非常高興地擁抱了他們，並向他們說：‘你們不要害怕（參路十二 32；瑪十四 27），因為你們是我的孩子。假若外人可以在我的餐桌上取用食物，那麼你們就更應該如此，你們是我合法的子嗣。’於是，他吩咐那位婦女把他所有的孩子送到皇宮來，讓他們在那裡長大”。真福方濟意識到，在他祈禱時出現在神視中的可憐女人正是他自己。

〔薛二 16；文大 3，10；隱名 35；Oddone（FF 2247）〕

[1460] 51. 祈禱結束之後，聖人（方濟）來到教宗前，向他講述上主啟示給他的那個比喻。然後他說：“我就是那個為上主所喜愛的貧窮婦女，由於祂的仁

²²薛二 16 報導了這個寓言，但沒有報導方濟在教宗面前對它的解釋（參第 51 號：方濟會淵源 FF1460）

慈，祂娶得了她，並由她生育了眾多合法子女。眾王之王已經答應我，祂將照顧所有由我而得到的兒子們，因為假若祂供養那些不相干的外人，那祂就更會去照顧合法的孩子。如果天主向那些罪人們和不配的人施捨暫時的財富，出於對子女們的愛的驅使，祂將以更大的慷慨來對待依照福音生活的人們，因為是他們應得的，他們應該獲得恩佑”。

教宗閣下聽到這些話，大為驚異，尤其是在真福方濟來到之前，他自己也得到一個神視²³，他看見拉特朗聖若望大殿正面臨坍塌的危險，但是一位瘦小而又平凡（參依十六 14；五十三 3）的修士，正用他的肩膀支撐著它。他一下子醒來，既驚愕又恐懼，作為一個謹慎和智慧的人，他專注於發現這樣一個神視的意義。幾天後，真福方濟來到他前，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聖善意願，正如上面已經說過的，請求他批准他用簡單的言語所寫的會規，這會規使用著聖福音中的詞句²⁴，這也是他試圖全心完全付諸實行的。

〔薛二 17；文大 3,10〕

教宗考慮到方濟在事奉天主方面的熱忱，並將他的神視和方濟向他述說的神視兩相比較，開始對自己說：“這確實是一個屬神和聖潔的人，天主的教會將通過他來重新振興和維持”。

隨後，他擁抱了方濟，並批准了他所寫的會規。還授予他和他的兄弟們在各地宣講補贖的權利，前提是那些願意宣講的兄弟們要得到方濟的允准。教宗在隨後的樞機會議中批准了同樣的事情。²⁵

²³ 同樣，英諾森三世的這個神視，在薛一中未出現，但出現在薛二 17 中。

²⁴ 參第二遺囑 15。

²⁵ «Et hoc idem postea in concistorio approbavit». 這段文字薛二和聖文德都沒有採用。成德明鏡 26 與三序記的行文相同（'in consistorio'），而柏路佳傳記 101 的行文則是'in consilio'。

〔薛一 33；薛二 17；文大 3，10；隱名 36；柏路佳 101〕

[1461] 52. 方濟獲得了這些許可後，*他感謝了天主*（參宗二十七 35），並跪下來，謙卑和虔誠承諾對教宗閣下的服從和尊敬。其他的兄弟們則依從教宗的吩咐，依次承諾服從和尊敬真福方濟。

得到教宗依諾森三世的祝福後，他們朝拜了宗徒們的墓地。聖保祿的樞機則安排真福方濟和他的十一位兄弟，接受了剪髮禮，因為樞機希望所有十二位修士都加入到神職人員中。

〔薛一 34；文大 3，10；隱名 36〕

[1462] 53. 離開了羅馬時，天主的人偕同他的兄弟們一起出發往普天下去，看到自己的願望如此輕易地實現，他驚奇萬分。他對救主的盼望和信心與日俱增，救主通過神聖的啟示，早已向他預告了隨後確實發生的事情。

因為那一夜，就是方濟由教宗取得會規核准的前一夜，當他熟睡時，似乎看到自己沿著一條路行走，路邊有一棵很大的樹，枝葉美麗，非常粗壯（參達四 8）。當他走近那棵樹，站在大樹下，正為樹的高大和漂亮而觀賞（友十 14），突然覺得自己的身體長得很高，以至他可以伸手觸摸樹頂，能夠輕鬆地把大樹壓彎曲至地面。

事實上，事情的確如此發生的，因為教宗依諾森就是世界上最高大、最美麗、最粗壯的樹，他以如此的仁慈俯允了方濟的請求和願望。

〔薛一 33；文大 3，8〕

第十三章

論他講道的功效和他擁有的第一個地方：兄弟們如何住在那裡，以及他們後來如何搬離那裡

[1463] 54. 從那一刻，真福方濟周遊各城各村（瑪九 35；路八 1）開始以更大的決心和信心到處傳道，他並不依賴智慧動聽的言詞，而是依靠聖神的教義和力量（參格前二 4），以絕大的膽量，宣講天主的國（參宗四 29）。

他是一位講真理的講道者，因使徒（教宗）的權威而堅強。他沒有奉承，也蔑視花言巧語，因為他用言語向別人所宣導的，首先在自己的生活上已經實踐了，因此他能夠毫不猶豫地宣講真理。

〔薛一 36；文大 4,5 和 12,8；隱名 36〕

許多學者和博學之士也敬佩他言辭的功效，以及那無人教導卻自然流露的真理，他們爭先恐後地來看他、聽他說話，好像他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有許多人，包括貴族和平民，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由於被天主的靈感引導，開始追隨真福方濟的足跡，拋棄了世界的憂慮和虛榮，開始在他的生活規則下生活。

〔薛一 37；文大 4,7〕

[1464] 55. 那時，這位幸福的父親和他的孩子們（也就是兄弟們）住在亞西西附近一個名叫裡沃·托爾托的地方，那兒有一個廢棄的小茅屋。這是一個非常狹小的地方，僅夠兄弟們挨擠著坐下伸個懶腰。因為缺麵包，很多時候他們只能靠在從各處乞討來的蘿蔔養活自己。

天主的人把兄弟們的名字寫在茅屋的梁上，這樣想要休息或祈禱的人都能認出來

自己的位置，在這麼狹窄逼仄的地方，沒有不適當的聲音可以打擾內心的寧靜。

〔薛一 42；文大 4,3〕

有一天，當兄弟們在那裡時，一個農夫牽著他的驢子來了，打算帶著這頭牲口在茅屋裡過夜。為了不讓兄弟們阻止他，他牽著驢子進去，對它說：“進來吧，進來吧，我們要為這個地方行善。”²⁶

神聖的父親聽了這話，覺察到了農夫的目的，對他產生了敵意，尤其是因為他的驢子又吵又鬧，打擾了當時沉浸在沉默和祈禱中的弟兄們。因此天主的人向他的弟兄們說：“弟兄們，我深知天主召叫我們，不是為驢子預備馬廄，也不是要我們與人糾纏不清，而且召叫我們不時去向人傳揚救恩的道路，更要把自己奉獻給祈禱和感恩。”

[1465] 因此，他們把那間小茅屋留給了可憐的麻風病人使用，自己則搬到了博俊古拉的聖母教堂，教堂旁邊有一間小房子，在得到該教堂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這裡。

〔薛一 44；文大 4，5〕

56. 後來，方濟跟隨天主的旨意和啟示，謙卑地請求並從蘇巴修山的聖本篤隱修院院長那裡得到了這座小堂。他特別鄭重地向總會長和所有修士們推薦它，認為它是世界上所有地方和教堂中榮耀聖母最喜歡的所在。

〔薛二 18；柏路佳 56〕

對這個地方的熱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兄弟在還沒入修會時的一個神視。這位

²⁶這句話有點神秘，但方濟很清楚這句話的意思：那個農夫擔心兄弟們會通過擴大那個簡陋的茅屋和增建其他的小屋，在那裡固定居住（參薛一 44）；但薛拉諾沒有注意到方濟的評論。

兄弟是真福方濟特別喜愛的，他們一起生活，方濟對他非常熟悉。神視是這樣的：當這個人渴望把自己奉獻給天主時，他看到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盲人，都跪著在博俊古拉的聖母教堂的周圍，雙手合十，一起舉起，臉朝天。他們大聲哭泣，懇求天主屈尊施恩，恢復所有人的視力。當他們祈禱的時候，那個兄弟似乎看到有巨大的光亮從天而降，用治癒的光芒照耀著他們所有人。

醒來後，他堅定了為天主服務的決心。過了不久，他永遠拋棄了這個邪惡的世界和它所有的誘惑，進入宗教團體。在那裡他謙卑而虔誠地堅持服務於天主。

〔薛二 20；文大 2,8〕

第十四章

在博俊古拉的聖母堂每年舉行兩次總大會議

[1466] 57. 如上所述，在從隱修院院長那裡獲得了聖母小堂後，真福方濟決定每年在那裡舉行兩次總會議：也就是在五旬節和聖彌額爾節時。

五旬節時，所有的兄弟們聚集在聖母小堂，討論如何更好地遵守會規；然後他們派修士到不同的地區向人宣講福音，其他修士則分散在他們的會省。

聖方濟向兄弟們發出了在他看來符合天主旨意的告誡、責備和指示。他通過語言和帶著關心和愛護的行為表達一切。

〔隱名 36〕

他敬重聖教會的主教和司鐸，尊重領主、貴族和富人，但深深地愛著窮人，溫柔地分享他們的苦難，並顯示自己臣服於所有人。雖然他掌管著整個小兄弟會，但他指定一位與他同住的兄弟為他的保護者和主人，並以謙卑和虔誠的態度服從他，

以便從他身上消除所有驕傲的機會。在人群中他謙卑地低頭（參路十四 11），以便在天主的眼裡獲得殊榮，在聖徒和選民中得到擢升。

〔隱名 37〕

他孜孜不倦地告誡兄弟們要忠實地遵守福音和他們所承諾的會規，特別是要對神職和教會日課表示敬畏和虔敬，虔誠地聆聽彌撒，以最大的虔誠朝拜聖體。他希望兄弟們以特別的方式尊敬司鐸，因為他們施行如此可敬而又崇高的聖事：無論在哪裡遇到他們，都要在他們面前低頭並親吻他們的手；如果司鐸在馬背上，他希望兄弟們不僅要親吻他們的手，甚至要親吻他們的馬蹄，這是出於對司祭權力的崇敬。

〔隱名 37〕

[1469] 58. 他還堅持認為，兄弟們不應該評判任何人，也不應該看不起那些生活奢華、穿著誇張精緻和華麗的人，因為天主是我們的主，也是他們的主，祂有權利召叫他們，召叫他們之後，使他為成為義人（參羅八 30）。的確，他規定修士們把他們當兄弟和主人一樣來尊敬：他們是兄弟，因為他們是由唯一的創造者創造的；他們是主人，因為他們提供著身體必需品幫善良的人做懺悔。他還說：“兄弟們在人群中的行為應是這樣：人們凡聽見他們，看見他們，就光榮天父（參瑪五 16）並虔誠地讚頌祂。”

他熱切地希望他和兄弟們都能多做些讓天主受讚美的善行。他對他們說：“你們口中所宣揚的平安，要在你們心裡更加豐富。不要激怒任何人，也不要讓他們產生醜聞，要讓所有人因你的溫柔而被吸引到和平、善良與和諧中。這就是我們的聖召：醫治傷口，包紮骨折（參則三四 4），召回迷路的。事實上，許多在我們看

來是兇惡魔鬼的成員，有一天會變成基督的門徒。”

〔隱名 38〕

[1470] 59. 虔誠的父親還斥責他的兄弟們對自己太苛刻，*在守夜、禁食和體罰中過度勞累*。因為有些人為了抑制肉欲（參格後十一 27），對自己施加了嚴厲的懺悔，以至有人似乎恨自己。天主的人禁止這種過度的行為，慈愛地告誡這些兄弟，呼籲他們以常識為基礎，他用明智戒律的繃帶包紮他們的傷口。

參與總會議的兄弟們沒有一個敢於談論世俗的事情，而是相互談論著聖教父們的生平，以及獲得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最佳和最合適的方法。如果在場的任何兄弟被誘惑或磨難所困擾，一聽到真福方濟如此甜蜜和熱忱的講話，並看到他悔改的生活，那兄弟就會感到從誘惑和磨難中奇妙地解脫出來。

他與他們交談時，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不是作為一位法官，而是作為一位理解自己兒子的父親，作為一位同情患者的醫生，*能夠與軟弱者一同軟弱*（參格後十一 29），與受苦者一起受苦。而然，他適當地斥責那些犯罪的人，並對慣犯和暴徒給予了應有的懲罰。

〔隱名 39〕

[1471] 總會議的最後，他祝福了所有的弟兄們，並把他們分別派往不同的會省。那些擁有天主的聖神和有講道口才的兄弟，無論是修士或神父，他都授予他們講道的許可。兄弟們內心懷著極大的喜悅接受了他的祝福，*作為僑民和旅客*（伯前二 11；希十一 13）分散到世界各地。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日課書外，都不攜帶任何東西。兄弟們無論在哪裡遇到一位司鐸，不論他貧或富，賢良或卑鄙，兄弟們都會謙卑地向他鞠躬表示敬意，另外，當他們需要尋找住處時，他們更願意求

助於司鐸，而不是平信徒。

〔隱名 40〕

60. 然而，當他們不能被司鐸招待時，他們就尋找屬靈和敬畏天主的人，在他們的家裡，他們可以有尊嚴地住下：就這樣，直到他們計畫去訪問的所有城市和城鎮，天主啟示一些敬畏天主的人，為兄弟們提供旅舍。後來，在城市和鄉村中專門為他們準備了場所。

天主根據時間和環境將話語和精神傳達給他們，使他們的講道可以深入人心。於是，不論是青年還是老者，*他們拋棄了他們的父母*（參瑪十九 29）和所有的財產，跟隨兄弟們，穿起會衣。當青年人把他們的父母留在罪的渣滓裡，進入宗教團體時，真的實現了把分離的刀劍帶到地上（參瑪十 34）的聖言。那些被接納加入修會的青年被帶到真福方濟跟前，以謙卑和虔誠的態度從他那裡接受會衣。

〔隱名 41〕

[1472] 不僅僅是男人通過進入修會而悔改自己的生活，還有許多貞女和寡婦被修士們的講道觸動，而聽從他們的建議進入她們的城市和村鎮的隱修院裡做補贖。兄弟們中的一位被任命為她們的視察員和糾正者。²⁷

同樣，已婚男女因不能擺脫婚姻關係，在兄弟們有益的建議下，在自己家裡進行更嚴格的補贖。²⁸

²⁷。這些是由胡高林（也就是教宗國瑞九世）指導的女隱修道院，它們後成立了佳蘭會（貧窮女士們，只有烏爾班四世以這種方式命名）。她們視察員是斐理伯·龍高修士。

²⁸ 正是由尼閣老四世在 1289 年 8 月 19 日以 *Supra montem* 詔書鄭重批准後來被稱為方濟第三會的宗教家庭。不過，作者可能指的是更早的批准。以下是關於第三會的記載：朱利亞諾，傳記，II,14; IV,23; Officium(禮儀服務)，在 II Noct. 14 裡; ad laudes（晨禱）18; 來自阿夫朗什恩理科，*Leg. versificata*，附錄 II, XVIII, 60-66（方濟會來源，1225 頁）；*國瑞九世教宗傳記*（參 FF 2271）；文大 4,5-6；伯納定·白沙，*Liber de laudibus beati Francisci* VII, 144-149（AF（文選），III，686 頁；方濟會來源 1284 頁；尼閣老四世教宗的詔書之前的證詞，參見小花 16。

因此，通過真福方濟，真正完美的三位一體的崇拜者，天主的教會被這三個修會更新，正如之前修復的三個教堂所預示的那樣。這三個修會的每一個都是由當時的教宗批准。

〔隱名 41；小花 16〕

第十五章

第一位紅衣主教保護者，若望樞機主教的去世，

及選舉奧斯提亞的胡高林主教為修會的父親和保護者

61. 尊敬的父親，即前面提到的紅衣主教若望·迪·聖保祿，經常給真福方濟提供建議和保護，他在其他紅衣主教面前讚揚了聖人和他的兄弟們的生活和行為。樞機主教們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開始愛上了這位天主的人和他的兄弟們，以至於每位紅衣主教都希望在他們的家裡有一位修士，不是為了從他們那裡獲得服務，而是對他們的聖潔和虔誠的敬仰。

[1474] 紅衣主教若望·迪·聖保祿去世以後，天主啟示給一位名叫胡高林的樞機主教，那時他是奧斯提亞的主教，他從內心深處愛著真福方濟和修士們，保護和眷顧他們。事實上，他對他們表現出真誠的感情，仿佛他是所有人的父親。說實話，比起父親對孩子的自然之愛，胡高林的屬靈之愛輻射到這位天主的人和他的弟兄們身上，在天主內愛護和保護他們。

〔隱名 42〕

天主的人得知胡高林的良好聲望，他在紅衣主教中也享有盛譽，就帶著他的兄弟們來找他。主教滿懷喜悅地接待了他們，並對他們說：“我願意為你們服務，隨時

準備根據你們的意願給予你們幫助、建議和辯護：為了天主的愛，我希望你們在祈禱中記住我。”

然後，真福方濟向天主致謝並且回復樞機主教：“閣下，我很高興有您成為我們修會的父親和保護者。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們在祈禱中永遠記住您。”然後真福方濟請求他參與兄弟們在五旬節的大會議。樞機主教由衷地點點頭。從那時起，他每年都參加他們的大會議。當他到達他們那裡時，所有的弟兄們都列隊迎接他。他一見他們，就下馬與他們一起步行到聖母堂。他在堂裡給他們講道並舉行彌撒。彌撒期間，天主的人方濟唱福音。

〔隱名 43〕

第十六章

最初會長如何被選出來及他們是如何被派遣到世界上

[1475] 62. 在他們的宗教團體生活開始 11 年後，由於兄弟們在人數和功績上都有所增長，一些會長被選舉出來，與兄弟們一起被派往世界上幾乎所有信奉和踐行天主教信仰的地方。

在一些地區，他們受到歡迎，但不允許他們建造住宅。在另一些地方，他們被驅逐，因為人們擔心他們是異端。雖然教宗依諾森三世確實批准了他們的修會和會規，但沒有書面確認，所以兄弟們受到了來自神職和平信徒的許多磨難。由於這些敵對行動，小兄弟們被迫從各個地區逃亡，因此，他們痛苦不堪，還經常被強盜剝去衣服，遭到毆打，他們帶著滿腹苦水回到真福方濟身邊。他們在阿爾卑斯山以外的幾乎所有國家都遭受過類似的騷擾，例如德國、匈牙利和許多其他國家。

〔隱名 44〕

[1476] 教宗依諾森三世去世以後，胡高林樞機把真福方濟叫到自己身邊，陪同他去見教宗何諾理三世。何諾理三世通過聖諭莊嚴確認方濟在基督的啟示下寫的另一會規。在這個會規當中延長了修會大會的時間間隔，以使住在遙遠地區的兄弟們免于疲憊奔波。²⁹

〔隱名 44〕

[1477] 63. 真福方濟請求教宗何諾理在羅馬教會的樞機中挑選一位作為他們的父親，以便兄弟們用他們的方式向他求助。教宗選擇的就是上述的奧思提亞主教（也就是胡高林樞機主教）。

真福方濟確實有一個神視，也許正是這個異象使他請求教宗派遣那位紅衣主教，並向羅馬教會託付了修會。他似乎看到一隻黑色的小母雞，腿上長著羽毛，像一隻家鴿，它有許多小雞，無法聚集在它的翅膀下（參瑪二三 37），因此小雞們圍著它轉，一直沒有遮蓋。

〔隱名 24〕

他從夢中醒來，就思考這個夢；聖神立即使他意識到黑母雞代表他自己。他對自己說：“那只母雞就是我，身材矮小皮膚黑褐，必須像鴿子一樣純樸，帶著美德的翅膀飛向天空。主以祂的仁慈，賜給我許多孩子，將來也許會給更多，但我無法用自己的力量保護他們；因此，我必須把他們託付給聖教會。它會在雙翼的庇護下保護他們及引導他們（參詠十六 8）”。

〔薛二 24；成德 78〕

²⁹ 這很可能是《傳記》的編纂者將不同時期的細節疊加在一起。

[1478] 64. 在這個神視的幾年後³⁰，方濟去羅馬拜訪了奧思提亞的領主。

主教命令真福方濟第二天陪他一起去教廷。事實上他想要讓方濟在教宗和紅衣主教面前講道，以及把他的修會團體虔誠地託付給他們。儘管真福方濟試圖拒絕，以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人為藉口，但最後不得不跟隨紅衣主教到教宗的教廷去。

方濟出現在教宗和樞機面前，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他站起來按聖神在他內的教導向他們講道。在演講的最後他把他的宗教團體委託給教宗和紅衣主教們。至於他的講道，宗教和樞機們深受啟發，他們的五內倍受感動（參列上三 26）讓他們更加強烈地熱愛兄弟們的宗教團體。

〔薛一 100；薛二 25；隱名 45〕

[1479] 65. 然後，真福方濟向教宗說：“閣下，我看到您含辛茹苦一如繼往地保護著天主的教會，我很感動；看到你對我們這些小兄弟的關心和照顧，我感到很困惑。既然出身高貴和財富豐厚的人和許多宗教人士都無法接近您，我們這些最貧窮、最微不足道的修士，不能不感到恐懼和不安，因為我們不僅要進入你的住所，甚至要站在你的門口，冒昧地叩響教會美德的會幕。因此，我謙卑而又虔誠地懇求您把在場的奧斯提亞的主人（就是主教）指派作我們的父親；這樣，在困難的時候，兄弟們除了您至高無上的尊嚴以外，也可以向他求助”。

這個請求讓教宗很高興，他把上述奧思提亞的主教指派給了真福方濟，使他作為方濟的宗教團體最有價值的保護者。

〔薛一 100；薛二 25；隱名 45〕

³⁰ 但薛二 24 以後似乎沒有假定在神視和羅馬之旅之間有間隔。

[1480] 66. 胡高林樞機主教，接受了教宗的委託，作為真誠的保護者，他伸出手來保護弟兄們。他寫信給許多迫害小兄弟們的神職人員，讓他們不再對方濟的弟兄們，而是建議和幫助他們傳教，並在他們的地區定居，因為這些弟兄們是善良和聖潔的宗教人士，得到了教廷的權威認可。其他許多紅衣主教也為了同樣的目的發了信。

因此，在下一一次的大會中，方濟賦予會長在修會內接收加入修會者的許可權，並將他們派往各個地區，隨身帶著紅衣主教寫的信和教宗諭令批准的會規。主教們審查了所有檔並檢查了給弟兄們的證明後，慷慨地允許他們在其教區內建造、居住和傳教。

因此，從修士們開始在那些地區居住和傳教時起，許多人看到他們謙遜聖潔的行為，聽到他們的話語如此甜美地滲透人心，激發了他們對天主的愛和懺悔，就來到他們身邊，以謙遜的熱情穿上神聖宗教團體的會衣。

〔隱名 45〕

[1481] 67. 真福方濟注意到奧思提亞主人（也就是主教）對弟兄們的忠誠和感情，從心底裡溫柔地愛著他。而且，由於天主的啟示，他知道主教將成為至高的教宗，他在寫給他的信中毫不吝嗇地宣佈這一點，稱他為全世界的父親。事實上，他在信的開頭就說："致尊敬的，在基督內，全世界的父親，等等"。

不久之後，教宗何諾理三世去世後，奧思提亞主教被選為至高教宗，稱為國瑞九世教宗。他至死都是一位傑出的慈善家和守護者，既是方濟會的，也是所有其他修會的，尤其是基督的窮人。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相信他現在當之無愧地與聖徒們在一起。

第十七章

關於真福方濟的去世，以及兩年前他如何得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五傷³¹

[1482] 68. 二十年過去了，當方濟作為使徒，完全遵守基督，*追隨*宗徒們的生活及腳步（參見伯前二 21）。天主教成肉身的第 1226 年，10 月 4 號，主日，他愉快地移居到基督那裡，在許多勞作之後獲得了永恆的安息，並在主的面前當之無愧地展示了自己。

〔薛一 88；隱名 46；厄信 8〕

他的一個以聖潔著稱的門徒，看到方濟的靈魂呈星星狀，有月亮那麼大，像太陽一樣閃亮，被一朵白雲帶著，直升到天上（參默一四 14；參詠二八 3；參蘇八 20）。

〔薛一 110；薛二 217；文大 14，6〕

他在上主的葡萄園裡辛勤勞作（參依五 7），通過勤奮禱告，禁食，守夜（參格後十一 26-27），通過傳道和傳福音的旅行，通過對近人的照顧而仁愛，以及自我貶抑：他就這樣行為，從他回頭皈依天主開始，直到他來到他全心愛著的基督面前（參瑪二二 37）的那一天，他時時刻刻在銘記祂，用言語讚美祂，以行為榮耀祂。因為他愛天主熾熱深沉，只要提到祂的名字，他就覺得自己的內心融化，脫

³¹ 前的十六章與後兩章有非常明顯的斷裂。從 1221 年至 1224 年的所有事件（包括聖傷的事情）都被省略了，而且——這似乎更奇怪——薛拉諾以更流暢和細膩的風格創作的部分也被省略了，也就是關於“新人”的部分：包括方濟和受造物之間的關係。這個部分在《萬物讚頌歌》中產生結果。此外，書中也沒有提到方濟的傳教事業。

口而出這句話："天地都該跪拜天主的名！"

〔隱名 46〕

[1483] 69. 這種熾熱的愛和對基督受難的不間斷記憶，天主想通過一種特殊的美妙特權向全世界展示，所以當他的肉身還活著的時候，祂就用這種特權來裝飾他。

他以熾愛天使般的熱愛和溫柔的憐憫朝向天主，他如此深愛祂，以致想成為那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穌），在他去世前兩年的一個早晨，臨近光榮十字聖架節，當他在一個名叫拉維納的山上祈禱時，一個沙拉芬出現在他面前：他有六個翅膀（參依六 2），翅膀之間出現了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美麗男人，他的手和腳伸展成十字形，清楚地顯示出主耶穌的形象。兩隻翅膀遮蓋著頭，另外兩隻翅膀遮蓋他身體的其餘部分，直到他腳，還有兩隻翅膀伸展開在空中飛翔（參依六 2）。

當神視消失後，方濟的靈魂中仍有一股奇妙的愛火，在他的肉體——更奇妙地——出現了主耶穌基督的聖傷（參迦六 17）。天主的人試圖盡可能地隱藏它們，直到他死，也不想洩露主的秘密。但他並沒有能夠完全隱藏奇跡，最熟悉他的少數幾個同伴還是發現了它。

〔薛一 94；文大十三 3；隱名 46〕

[1484] 70. 但在他最幸福的神聖死亡之後，出席葬禮的所有修士和世俗人都看到他的身體裝飾著基督的五傷。他們在他的手腳上看到的不是釘子的傷痕，而是他的肉長成了釘子的形狀，就像從他的手腳中穿出，呈現出鐵的深色。他的右肋旁就像被長矛刺穿一樣，有一道真實而明顯的傷口，聖人還在世時，經常從

這傷口流出神聖的血。

這五傷無可辯駁的真相不僅通過直接的視覺和非常明顯的觸覺在方濟的生前和死後顯現出來，而且即使在他死後，天主也通過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許多神跡更清楚地表明瞭同樣的真理。因為這些神跡，許多本不理解方濟並懷疑五傷的真理的人，開始有了一定的信仰，以至於以前他們是他的詆毀者，但由於天主的仁慈和迫於事實真相，他們成為讚美方濟的最忠實推動者。

〔薛一 113；文大十五 2-3；三友 5〕

第十八章

關於方濟各的封聖

[1485] 71. 在世界各個地方，方濟閃耀著新神跡的光芒，那些因他的功績而從主那裡得到巨大和非凡好處的人，從各地湧向他的神聖遺體。於是，教宗國瑞徵詢了紅衣主教和眾多主教的意見，在閱讀並認可了主通過方濟所行的奇跡後，將他列入聖徒目錄，下令在他的逝世周年紀念日隆重慶祝他的節日。

方濟的封聖儀式在亞西西舉行，許多主教、眾多王公貴族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民眾出席了儀式。教宗親自召集他們參加這一莊嚴的儀式，時值主後 1228 年，即他擔任教宗的第二年。

〔薛一 126；文大 15，7；隱名 46-47〕

[1486] 72. 教宗在方濟還活著的時候就非常喜愛他，不僅把天主僕人的名字列入聖徒目錄，對他進行了令人欽佩的表彰，而且還為他建造了一座教堂，親自奠基，然後用神聖的捐贈和珍貴的裝飾品充實它。在他被封聖兩年後，方濟神

聖的遺體從之前埋葬的地方被莊嚴的移送到這座新教堂³²。

為此，教宗送來了一個用寶石裝飾的金十字架，上面鑲嵌著基督十字架的木頭聖跡，以及裝飾品、禮儀用品和許多其他用於祭壇服務的有用物品，還有許多珍貴而莊嚴的儀式上穿的祭服。

這個大教堂不受任何低於教宗管轄權的管轄，根據宗座的神權，由教宗宣佈它為整個小兄弟會的 "領袖和母親"。這點被標明於眾樞機簽署並蓋章的公文上。

[1487] 73. 然而，如果天主不樂意通過他，在肉體上死亡，但在精神上活在榮耀中，創造許多皈依和醫治的奇跡，那麼用物質的東西來榮耀天主的聖徒，就顯得非常渺小。事實上，他死後，不僅男女老少都因他的功德而皈依主，而且許多高官貴族和他們的兒子都穿上了他修會的會衣，而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則入了貧窮女士的修道院。

同樣，許多智者和文人墨客，包括世俗人和神職人員，他們都蔑視並完全棄絕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欲肉體的誘惑（鐸二 12），進入小兄弟會，根據從天主得到的恩典，在一切方面都符合貧窮，符合基督和祂最有福的僕人方濟的腳步。

因此，關於三松的記載可以正確地描述這位聖人：*也就是永遠活在榮耀之中的他在臨死時所殺死的人，比一生所殺死的還多*（民一六 30）。通過我們最神聖的父親方濟的功績，願永生永王的天主引導我們到在這個永遠榮耀之中。阿門（默十 6；十一 15）。

〔隱名 47〕

³²聖方濟遺體的敘述發生在薛一寫完之後。取自朱利亞諾·達·斯皮拉 (Giuliano da Spira) 所著的《生平》，75-76 號（參 AF, X, 第 370-371 頁; Fontes Franciscani, 第 1094-1095 頁）。